

第肆章：顯靈與災禍

我還記得那天是農曆的五月二十一日，才剛走到大馬路上，我的腳就這麼踢到突起的路面，整個人重重地摔倒在坑坑疤疤的路面，由於是正面朝下，臉部首當其衝，一個尖銳的石頭就這麼硬生生插入我的唇邊，更糟糕的是，頭部也受到強烈的衝擊。當視線模糊不清，感覺正漸漸消失，我的神智也像窗簾正要關起來的時候，趴在地上的我，卻瞄到一個形影走近身旁。青衣紅面的他俯望著我，威儀顯赫，聲如洪鐘，話只說了一句：「你趕快起來！」¹

上述資料，是當今台灣民眾親身經歷神祇顯靈助佑、化險為夷的見證，由於生活上的意外與無常現象，常會造成生命中無可挽回的遺憾，有一位老婦人突然的跌倒在布滿尖銳石塊的路旁，在幾近昏迷之際，關聖帝君現身顯靈，指示信徒應趕快就醫，忽然有一部好心的賣小吃的車子經過，載這位老婦人前往醫院救治，醫生稱說還好及早送達，若耽誤時間情況恐不樂觀。因為神祇的顯靈往往會使局勢轉危為安，這種神蹟顯化常出現於生活上週遭的鄰居街坊，同樣地也出現於清朝的檔案資料內。

將清朝檔案資料中神祇顯靈事蹟的相關記載加以分類統計，可以發現出現在戰爭時的神祇顯靈次數，尤以咸豐朝為首，同治朝居次；關於在水、旱災的顯靈紀錄，在光緒朝幾乎可以「暴增」作為形容，其他諸如河工修治工程、蟲災、疾癘事件的顯靈記錄，光緒朝亦是最多（神祇顯靈事件分類，請參照附表三）。此現象自然與光緒初年華北地區發生的「丁戊奇災」有關，據估計此次災民高達 1.6 至 2 億之多，約佔全國人口的 1/2，²此千古奇災對人民的生存與對清政權統治的正當性，自然造成巨大的影響。在咸豐朝、同治朝、光緒朝頻繁的戰爭之後，人民顛沛流離、生活不易。且人民並沒有機會獲得適當的修養調息，又是緊接著不斷的水災、旱災，河工潰堤，甚至蟲災、疫癘，此接連不斷的災害，³不僅拖累了此時清政權現代化建設的努力，⁴也讓人民飽受叛亂人禍之苦，於是虛弱的清朝只能漸漸走向滅亡。

¹ 見：行天宮文教發展基金會，《恩主公的慈悲 2》，（台北，行天宮文教發展基金會，2001 年），頁 98

² 見：劉仰東，〈災荒：考察近代中國社會的另一個視角〉，《清史研究》，1995 年第 2 期，頁 47-48。關於丁戊奇災，可見：夏明方，〈也談丁戊奇災〉，《清史研究》，1992 年第 4 期，頁 83-91。

³ 關於晚清頻傳的災害，所造成的社會疾苦，見：李文海，〈晚清詩歌中的災荒描寫〉，《清史研究》，1992 年第 4 期，頁 103-128。

⁴ 見：夏明方，〈從清末災害群發期看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條件〉，《清史研究》，1998 年第 1 期，頁

【表三】：清朝神祇顯靈事件分類表

朝代	戰爭	水災	旱災	漕運、河工	蟲災	疫厲	其他
順治	1						
康熙	2		1	3			1
雍正	1		2	6			
乾隆	5	2	14	11			2
嘉慶	8	1	6	5			
道光	10	3	12	42	2	1	1
咸豐	106	4	7	13	5	3	3
同治	89	2	17	19		2	3
光緒	15	46	186	52	17	12	6
宣統			3	1			

資料說明：本統計資料主要根據【表一】、【表二】神祇顯靈資料加以分類整理

第一節：天時、地利、神助：戰無不克，攻無不勝

神祇顯靈與災禍有著一種微妙共生的關係，⁵每當災難越多的時期，越易見到靈異事件的發生，其中在咸豐年間，發生了高達一百零六次的有關戰爭的靈異奏報，而在同治年間則有八九次之多，這些頻傳的戰爭型顯靈事件，正好相應於此時期所發生的一連串戰禍：太平天國、捻亂、回變、甚至中外衝突的時代背景，此關於兩者皆高頻率出現的現象，其間的相關性，是不容忽視的課題。而頻繁的戰爭對國家、社會的安定與正常運作，也造成了不安定與不正常的衝擊，戰場上的兩軍對決，對前線與後方造成了整體影響，從軍隊人事的調度、財政物資的支援、戰略的運籌帷幄、軍民的守衛備戰乃至遭遇的殊死廝殺，不論對國家、社會乃至個人，當外在現象或是心理層面都處於緊張、混亂的狀態時，神祇顯靈此異常的現象，是否能快速地促進此種異常狀態的穩定？而顯靈又如何有效、迅速地使戰況逆轉、由危轉安，是以下所要討論的主要問題。

一. 天時：

同治元年六月初八日，大股髮逆由楚竄入桐柏縣境，該縣兵力單薄，城郭不完，且值久晴河乾，賊及涉淺，...是月十二日，...逼攻正在危急之際，逼見廟後突起黑一片籠罩城垣，頃刻大雨

頁 70-82。

⁵ 見：劉仰東，〈近代中國社會災荒中的神崇拜現象〉，《世界宗教文化》，1997年4月，第12期，頁22-26。

如注，雷電交作，越一晝夜淮水暴漲漫及郊原，賊匪驚懼，結筏逃去。...據被脅難民陸續逃回合稱，賊匪攻城之際，見城內兵勇各執長戟身穿黃掛，來往迅速迥異尋常，正於驚訝，適雷雨驟至，迷頓不久知有神助。⁶

同治元年（1862），太平天國圍攻桐柏縣，正值久旱河乾之際，當時官軍兵力單薄且城郭缺裂，四日後，正值危險之際，淮河神大施妙法，現出風、雷、雨、電，是時河水暴漲，黃袍神兵現身助陣，迅速拯救該敗未敗、勢單力薄的官兵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淮河神將皆穿著黃袍「制服」，在神祇顯佑的現象中，我們常可以看到這種異於官兵的不同旗號、燈樣、戰袍的顯應，甚至不同神祇有不同之式樣，此種特殊標記更使官兵或是匪徒明確知道有神靈助順，因而快速結束戰爭。

本年三月間，捻逆...撲河，勢在必渡，水師副將唐瑞...率哨弁虔誠祈禱，不兩日，河水陡漲四丈。⁷

戰況變化瞬息萬變，神祇顯靈之所以被視為靈異，乃在於其能有效地幫助官兵解圍脫險，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充分掌握時效性。像同治六年（1867）李鶴年的奏報，官軍面對捻匪強勢渡河撲城，只能虔誠祈禱神靈，不到兩天，河水突然暴漲，阻擾匪賊進逼。神祇每在局勢危急、官兵虔誠禱告之際，立即呼應官兵的祈禱，迅速顯靈助戰。此種顯靈充分突顯出時效性，也讓官軍更深刻的感受到神祇靈異庇佑的力量。

同治四年三月十一日辰刻，南捻大股竄至戴林工次，挖掘新築之三合壩，玲瓏縣外之攔水壩，意欲使汶水全入鹽河以阻官兵追躡，是日亥刻，雷電交作，大雨連霄，賊匪避入村莊未盡渡河，次日汶水掘壩處所，濤翻浪湧傾湧鹽河，一律平滿，未渡之賊蟻聚隄邊，不能復渡，嗣經官兵追至，聞風奔逃。⁸

神祇不僅阻止了逆匪進攻，也成功地幫助官軍緝捕匪犯。同治四年（1865），逃竄的捻匪欲決破堤防以引水灌河，阻止官兵追擊，沒想到七個時辰不到的時間，雷電大作、大雨傾盆，使部分匪徒反遭水困

⁶ 《軍機處錄副奏摺》，（北京，第一歷史檔案館），革命運動類第 26 片膠捲 433 號，同治四年六月十日，河南巡撫吳昌壽奏稿

⁷ 《軍機處錄副奏摺》，（北京，第一歷史檔案館），革命運動類第 26/5 片膠捲 433 號，同治六年九月二十三日，李鶴年奏稿

⁸ 《軍機處錄副奏摺》，（北京，第一歷史檔案館），革命運動類第 15 片膠捲 167/3 號，同治四年六月初十日，山東巡撫閻敬銘奏稿

不能渡河，甚至在隔日於掘壩處，波濤洶湧，更使得渡河困難，於是捻匪面對著眼前官兵追擊，就只能奔逃、受戮或投降了。

劉狗大股西犯...該逆在紮筏，暗圖渡黃，忽於是洛水陡長八尺，波濤砰湧，木筏悉被漂散，係以乘勢痛擊。⁹

又是匪徒渡河的例子，此次神祇則是馬上顯靈。劉狗意圖紮筏渡河西犯，沒想到突然間就在匪逆渡河之際，河水瞬間暴漲，木筏皆被沖散，官兵乃乘勢予以痛擊，大獲全勝。

同樣四則都是匪徒欲渡河為亂，或逃避官兵追擊，本已是勢在必得，不料河水突然暴漲，阻止匪徒竄犯。第一則是在匪徒圍城後四日，神兵現身退敵；第二則在眾官兵虔禱神祇後，只花了不到兩天的時間，河水倏地陡漲；第三則則在短短七個時辰不到的時間，忽然雷電大作、大雨傾盆；第四則在匪徒意圖渡河之時，馬上河水暴漲，不僅沖散匪徒木筏，也給官軍可乘之機，予以匪徒痛擊。由上例可知，在官軍危急之時，神祇總能充分掌握時效性，或現身、或漲水，皆迅速、有效的給予協助，顯靈紓困。而顯靈的時間無論是在四日後，或是隔兩日、或隔七個時辰、或是馬上顯靈，不管時間的早晚，神祇的顯應時間，永遠不是凡人所能夠掌握，它操之於神祇的自主意願，故謂天時。

不僅如此，傳說在某些特定的時日，神靈尤其顯赫，官民更易邀得其庇佑：

城內官紳皆云五月十三日係關帝誕辰，十二日夜賊匪將至，大雨震雷太平莊等處，數十抱大木皆拔，賊營火藥皆濕，城外壕水盈滿深至數丈，至十三、十六等日賊匪攻城屢敗，據城中傳說夜深攻城緊急之時，有一長身赤面手執大刀往來指揮，左右前後隨護之人亦復不少，且見兵勇下城，每有持燈指引者縱如飛，賊皆驚畏不前。¹⁰

賊匪攻城之日，適逢關帝誕辰前夕，故而關帝不請自召，以大雨阻擾，甚至以親自現身與指揮作戰團隊等方式顯靈來驚退敵眾，協助退敵。

⁹ 《軍機處錄副奏摺》，（北京，第一歷史檔案館），革命運動類第 10 片膠捲 134 號，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，嚴樹森奏稿

¹⁰ 《軍機處錄副奏摺》，（北京，第一歷史檔案館），革命運動類第 35 片膠捲 600/2 號，咸豐三年六月十八日，陸應穀奏稿。

或許是因賊匪於關帝聖誕前夕攻城，不敬神明、大犯神怒之故。亦或神靈於其生辰之日神威廣佈，英靈更彰，讓世人能更見識到其靈異，也更知其顯應。

大股逆匪竄擾之時，...詢諸逃出難民合稱，該逆每思北竄，但見該鎮日則煙霧散空，夜則火光達旦，旌旗隱約，軍聲沸騰，疑有大兵駐紮，是以未進犯。¹¹

神祇為了阻止匪徒進犯，也分別在白天和晚上有不同的顯應表現。在原本白日朗朗的晴空，突轉為煙霧瀰漫；另外，漆黑的夜晚卻變為燈火通明。首先，神祇在不同的時間，皆呈現出異象，異於該時間應有的狀態，白天難辨一物，夜晚卻亮如白晝，此異象不僅有利於勢單力薄的官軍，更加深匪徒的緊張情緒，而裹足不敢進攻。尤其更該注意的是：神祇常常利用夜晚的黑幕，上演一場奇異詭譎、驚心動魄的靈異神劇。

二. 地利：

皖省捻匪張洛行等大股突然圍攻縣城(永城縣)，時城中並無大砲火藥...。忽西城門內地下現出大砲四尊，城隍廟供桌前現出火藥一萬發，運至城上施放，百發百中。¹²

在兩軍作戰之際，往往危在旦夕。神祇不僅掌握時間因素，提供立即、且有效性的幫助，在空間上，也佈置了一個有利官軍作戰的環境。咸豐年間，捻匪張樂行突然圍攻安徽永城縣城時，原本城中並無火藥、大砲，此時城門地下卻忽然現出大砲四尊，城隍廟內供桌前突有火藥一萬發，官兵將之運至城上施放，百發百中，賊眾遂而敗退。

同治五年四月初十日，捻逆大股由豫回竄至曹縣，連陷團寨，攻撲縣城，勢甚猖獗，該縣文武員弁督率兵勇民團登埤，竭力守禦。當大風雨之夜，燈光全滅，賊匪圍攻益力，人心正在驚惶，忽見東北城隍有城隍靈佑紅紗燈數十，倏乎不見，旋又於街市見之，守城兵民咸知城隍神靈顯應助順，可保無虞，一時

¹¹ 《外紀檔》，(台北，國立故宮博物院)，咸豐九年九月三日，頁 27，廣東巡撫畢承昭奏稿

¹² 《軍機處錄副奏摺》，(北京，第一歷史檔案館)，革命運動類第 17 片膠捲 229/2 號，咸豐七年九月十六日，英桂奏稿。此史料亦可見於：《明清史料》，(台北，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四十二年三月)，壬編，第七本，頁 682，咸豐七年十月初三日，禮部「為本部議覆河南巡撫英奏」移會

人心頓定，勇氣百倍，守備益行嚴密。¹³

神祇在戰場上不僅提供火藥大砲，也精心設計了一個靈異情境，有效的嚇阻敵人的攻擊。同治五年（1866），捻逆圍逼曹縣，就在匪徒急攻，人心驚惶之際，忽然間，在黑暗中，見有寫著城隍名號的紅紗燈，冉冉而起，忽現忽隱，由東北角飄向街市，頓時軍民俱知神祇顯靈，軍心大振，而賊匪目睹此神燈在空中忽明忽暗、忽左忽右地飄移，如此「詭異」情景，自然是驚慌敗逃了。

（清苑縣）本年正月十一日，捻逆擾及清苑縣境，直撲省城，維時城內兵力較單，援兵未至，勢甚危險。...遙見賊逆騎縱橫，甚為兇猛，忽於夜半大霧瀰漫，咫尺莫辨，未至天明賊以漸退，縣城化險為夷。其時賊距馬池等村距城僅數里，而率不敢近，一時士民咸謂若有神助，經閱獲僉供，此次大股北犯圍撲省垣，是夜潛至近城窺探，但見敵樓燈光齊挑，城堞旌旗密佈，大兵無數，並有白面、紅面將帥左右指揮，賊將驚退。及據各村被脅難民據稱亦與賊供相同。...該縣城內舊有揚威劉猛將軍，並有顯佑伯城隍神各廟，無論水旱祈禱顯應。茲於本年二月十三四並二十四等日，賊匪入境，離縣城僅五六里，該生（生員郭顯幹）帶領全城義勇各執器械登城守望，遙見賊勢洶洶蟻聚而來，正值危急，忽有黑雲一條自東而西，約有數十餘丈，屹為壁立，賊匪兵在黑雲之後往來數次意欲攻城，望見城頭兵多，有揚威侯旗號，並有本縣城隍牌額，該逆因而喪膽。¹⁴

同治年間，捻逆圍撲清苑縣城，此時敵眾我寡，情勢危急。每當兩軍作戰之時，眼前突有大霧瀰漫，使得匪徒咫尺莫辨，只能撤退，或在夜晚潛進攻城，見城樓燈火通明，大兵雲集，有神兵、神將助戰。甚至於捻匪再進攻時，只見眼前有黑雲壁立，賊兵往來數次難以突圍；但一抬頭，卻見官軍縣城上燈火通明，出現神燈旗號、神牌林立。在此，神祇的顯靈透過由暗至明的過程，使原本受困於白霧、黑雲的匪逆，在掙脫迷霧之後，首先看到的竟是明亮的城樓、盛大的軍容、與威嚴的神將，面對此突然間的變化，匪徒怎能不膽顫心寒呢！

同治七年三月間，逆捻...北犯該縣，會督營與紳團率領兵役、

¹³ 《軍機處錄副奏摺》，（北京，第一歷史檔案館），革命運動類第 26/6 片膠捲 433 號，同治六年三月三日，山東巡撫丁寶楨奏稿

¹⁴ 《軍機處錄副奏摺》，（北京，第一歷史檔案館），革命運動類第 22 片膠捲 375 號，同治七年閏九月二十三日，官文奏稿

民勇登埤防守，並與官紳虔赴各廟默求神祇。四月十四日該逆大股由東省回竄入境，...並開放槍砲向上轟擊，守城民勇無不膽怯心驚，正在危急，...忽而天色昏暗，霹靂一響，急雨如柱，火光霎時盡滅，復聞有大呼開砲，...兵役民勇聽聞皆勇氣百倍，齊開槍砲傷賊甚多，賊猶抵死不退，正在相持間，突見該逆仰視驚愕，紛紛竄逸城圍立解。旋據逃出難民僉稱，賊匪因見有赤面長髯神人端坐城上，是以駭遁。閏四月初二十日，該逆兩次回竄盤據城外，屢次攻撲，均因每夜遙見城東西兩面燈如列星，綿延數里，通宵不絕，並有巨燈前列，上書城隍字樣，驚駭遁去。¹⁵

場景又是在官匪對峙，燈光全滅、風雨交加的夜晚。同治七年（1868）三、四月間，捻逆圍城，且敵眾我寡，守城官兵無不膽怯心驚，只能祈求神靈護佑。就在捻逆攻城之際，忽然間，天色、火光霎時昏暗，倏而霹靂一響，急雨如柱，傾洩而下。在此昏暗、視線不明之際，官軍在開砲滅賊的指揮聲中，士氣大增而發砲滅賊；另一方面，仍處在黑暗中的匪徒，一抬頭卻見關公端坐城上，甚至見有城隍神燈連亙數里而驚懼逃竄。

每當兩軍對陣、敵強我弱之時，神祇首先設計了一片漆黑的情境，在匪徒猛攻之際，或突現出白霧、或忽有烏雲、甚至大風雨壟罩敵軍，使敵軍陷入昏暗、視線模糊狀態，在恐懼慌張、不辨五指之中，剎那間，匪逆眼前燈光全亮，驚見官軍處燈火通明。在火光照耀之下，神號旌旗林立，神燈冉冉而降，神將威靈助佑。在此，我們見到神祇將戰場分成了兩個世界：匪犯/官軍；凡俗/神聖；昏暗/光明；驚慌/鎮定；潰敗/勝利。而賊匪也歷經了一場出乎意料、由暗至明、由人至神、由勝轉敗的過程。情勢的逆轉，全操之於神祇對環境的安排設計上。若要給與這齣神劇下一個最佳的標題，則莫過於「顯靈」二字了吧！

三. 神助：

咸豐十一年間，廣東碣石鎮總兵李揚陞，統帥舟師會到廣西梧州，...時詣元武山玄元上帝神廟默禱佑助，旋到西江，在德愛縣龍母神廟暨梧州三界神廟虔申祈禱，幸賴神靈顯應，水陸官軍大進退賊，...兵勇紳團僉稱，當時恍見諸神當空指揮，順風

¹⁵ 《軍機處錄副奏摺》，（北京，第一歷史檔案館），革命運動類第 26/10 片膠捲 433 號，同治八年二月六日，山東巡撫文彬奏稿

相助。¹⁶

神祇除了提供天時、地利之有利條件外，甚至會親臨現場指揮戰局，使官兵大勝匪徒。咸豐年間，官軍督師廣西進駐剿匪，先至神廟祈獲神助，果在兩軍對陣之時，忽見神祇於空中現身指揮助戰，逆匪於是大敗。

據供，賊營中傳說每當攻城緊急之時，見城上現出紅光，有乘馬指揮者往來不息，所乘馬匹並左右擁護人眾，據各高大與眾不同，賊匪望之生畏。...見有人從水面乘馬指揮，官兵順流擊退，黑暗中忽現金光籠露，有廣福二字。¹⁷

廣福王乃蜀漢時諸葛亮麾下之將領，在征南蠻時溺於智惠溪中。在一千多年後，咸豐年間於匪犯廣西時，他又以生前的戰將形象重現，依然為護民護國而戰。也由於因其捐軀於溪中，英靈不滅，使其顯應形象地點不止陸地，更擴及水面。他以水面乘馬之英姿，剿退匪軍。在此，可知神祇顯應不僅於陸地現身助戰，更可於海、空兩路，大顯神威震攝賊眾。

四川省峨嵋山，歷來供奉普賢大士，...迄今凡遇大災大患有禱必應，並於山頂時現五色佛光，靈蹟如常。...咸豐十年間，滇逆藍潮鼎...自下游上竄，江峨嵋縣城圍困，...之際楚軍未到，而李逆一股又分投竄，擾牽制我師，藍逆以逞其逆焰，恣益攻城，兵圍益夜，巡防無不精疲力乏，勢漸不支，夜間忽見佛光出現，照耀城垣，恍如白晝，僉稱普賢大士顯靈默佑，眾心卻而復振，誓以死守，該逆旋於西門造竹樓，高於城齊，意圖一擁而入，並於竹樓中堆壓泥沙銅鐵等物，以攻疊次未能焚燬，闔城恐懼，經在城文武虔禱火神，忽烈風捲地，煙焰衝天，頃刻竹樓概行燒燬，該逆向城上施行槍炮，率皆炸裂，而城中槍砲屢發屢中，...因挈獲奸細，並賊中逃出難民供稱該逆每夜攻城之際，但覺城身愈高，濠面愈闊，並見城上煙霧瀰漫，隱約之中有關聖帝軍、觀音大士、川主神、城隍諸神，衣冠儀從，赫立如繪，或立於城樓或往來指揮，竟夜不絕，該逆知有神助，

¹⁶ 《軍機處錄副奏摺》，（北京，第一歷史檔案館），革命運動類第 26/7 片膠捲 433 號，同治六年七月七日，兩廣總督瑞麟、廣東巡撫蔣益澧奏稿。此史料亦可見於：《明清史料》，壬編，第七本，頁 698，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，禮部「為本部議覆兩廣總督瑞等奏」移會

¹⁷ 《軍機處檔，月摺包》，（台北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），2780 箱，9 包，84329 號，咸豐二年四月十五日，廣西巡撫鄒鳴鶴奏稿

是以不敵。¹⁸

咸豐年間匪逆藍潮鼎竄擾西南，圍攻峨嵋縣城，在外無援兵，守軍疲乏，勢甚危急之時，忽見五色佛光，照耀城垣，相傳為普賢菩薩顯靈，守城官兵於是軍心大振；賊匪又發動另一波的猛攻，興築高與城齊的竹樓，企圖一湧入城，全城官民更形恐懼，官民在火攻未果後祈禱火神，忽然突起狂風（請參見圖二 四¹⁹），竹樓自行焚燒煙焰沖天，且賊砲盡皆炸裂，據拏獲奸細及難民所言，這場戰役，賊逆是越攻越辛苦，也越攻越心虛，眼見城身愈高，城濠愈深，城上煙霧籠罩，煙霧中有關帝、觀音、城隍及川主神現身，指揮官兵，賊匪自是敗退。

在這場戰役中，五位神祇不分宗教、性別皆來助陣，有佛光、有狂風、有煙霧，也有親自現身，且賊砲、竹樓是無故自裂焚燒，官兵槍砲則是彈無虛發，百發百中。而城牆、濠溝更是出乎意外的突然加深、加廣，甚至城牆破裂也可忽又自合，²⁰可見神祇顯應真是無所不用其極，實可謂：天時、地利、神助：戰無不克，攻無不勝。

四. 賊匪的想法

兩軍對仗之時，神祇顯靈不僅直接迅速地幫助官軍，也直接地傷害來犯逆匪，像前述陳四公、五公顯靈的例子，在道光二 八年間，逆匪張家祥領軍入侵廣西橫州，張逆途經陳五公廟，忽然馬蹶不起，賊亦目眩神迷，須叩神泥首悔罪後，馬才始起行，²¹可見就賊匪而言，其所要擔心的不僅是在攻城時神祇的突然顯靈，更應注意的是，在行軍時是否侵犯了神廟，冒犯了神祇的「勢力範圍」。

查該處廟宇供奉陳王，塑有神像，始自宋代為闔邑士民所崇奉，靈蹟久著，歷代加封。當猺匪滋事官兵未集之先，附近居民無（不）赴廟禱祈默佑，及該匪等出山所過村莊未獲焚毀。六月二十五日，芳林渡官兵大獲勝仗，二十六日悉數殲滅，其生擒匪犯數百名網禁廟內，時當黑夜廟門緊閉，猺匪乘官兵倦

¹⁸ 《軍機處錄副奏摺》，（北京，第一歷史檔案館），革命運動類第 140 片膠捲 3484 號，同治六年五月十八日，四川總督駱秉章奏稿

¹⁹ 神祇也以使風向轉向的方式顯靈，見：〈菩薩救火〉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（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 年 6 月），忠集十一。

²⁰ 這種城裂又合的例子，亦見於：《外紀檔》，同治元年閏八月十四日，頁 34，陝西巡撫瑛燊奏稿

²¹ 《明清史料》，壬編，第七本，頁 679，咸豐七年二月三十日，兩廣總督兼署廣東巡撫葉名琛殘題本

圖二十四：菩薩救火

乏，掙斷繩索，互相解脫，廟外官兵忽見廟內紅光上沖驚起喊叫，正值匪徒解縛欲突門竄出，官兵急發鎗砲圍捕，得以進行殲斃。時上屋瓦皆飛，及事竣，查看廟宇墻垣、戶牖，半皆圯毀，而神像完整如故。²²

神廟不僅可以逐賊退匪，也可幫官兵看守拏獲賊犯，道光年間廣西巡撫祁損捕獲搖匪數百名，安置於陳王神廟內，是夜，匪徒自行掙斷繩索，力圖解脫，就在突門竄出之際，神廟屋頂忽然紅光上沖，驚醒廟外駐守官兵，立即發槍砲圍捕，事後，見神廟屋頂、墻垣皆毀，然神像卻仍完好如故。看到神祇在戰場上如此靈應，有些匪徒乾脆就直接破壞神廟，阻止神祇顯靈。

神姓周名義山，晉時人，恒以利物濟人為務，築室於新昌縣三十六都天寶沙溪之獅山，修煉數十年遂以仙去，土人立廟祀之，地方遇有瘟疫禱之立應，道光二十六年，天時曠旱數月不雨，禱于紫陽即沛甘霖，咸豐五年賊擾新昌，欲毀壇廟，甫至沙溪，咸稱頭痛而返。²³

晉朝人周義山早在生前樂於行善助人，後因修煉而在江西新昌縣獅山羽化成仙，時時庇護地方顯靈不斷，道光年間江西久旱不雨，虔禱神祇即沛甘霖；在咸豐年間，賊匪侵擾新昌，欲毀地方守護神祇，竟皆因頭痛而宣告退兵。

神祇顯靈不斷，神廟自然成為地方信仰中心，尤其在天災人禍頻傳之際，神廟更是地方安定力量，對賊匪而言，毀壞神廟不僅是種摧毀社會秩序的宣告，也是直接打擊地方民心，提升自我士氣的象徵性舉動。另一方面，賊匪的破壞神廟，更是對顯靈的神祇表達反抗與不滿，甚至是種主動挑戰。但即使像以打破偶像、破壞「妖廟」出名的太平軍，²⁴面對神威顯赫，賊匪也是只能選擇自行避開。

江都縣東鄉仙宮鎮源明蔡家莊，向有仙宮廟，內祀杜康二仙子牌位，因以名鎮。...遇水旱不時，以及鹽船經過，祈禱則應。咸豐三年，粵匪竄...，擾及該鎮，多處廟宇多遭焚燬。仙宮廟瀕臨河口，巍然獨存。眾賊往集無敢入者。迨八年間，賊匪復

²² 《外紀檔》，道光十三年五月十七日，頁 186，廣西巡撫祁損奏稿

²³ 《奏摺檔》，（台北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），道光五年三月，頁 99，江西巡撫劉坤一奏稿

²⁴ 太平軍稱寺廟為妖廟，視神佛像為大死妖，每見之則毀。見：陸筠，《海角續編》，毀寺廟神佛條，（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97 年），頁 125

擾，...，意欲偷渡，當晚雷雨大作，溺斃逆賊無數，據城中逃出難民僉稱：賊欲偷渡時，夜見隔岸燈火青熒，聯絡不絕，隱然見有仙宮神像，驚疑而止。²⁵

在咸豐年間，太平軍竄擾江都縣東鄉仙宮鎮，對鎮內多處神廟恣情破壞，惟鎮內瀕臨河口的仙宮廟，因為神威顯赫，而巍然獨存，眾賊匪雖往來集會，但對神廟卻是無敢入者。面對賊匪的挑戰，有些神祇甚至也會設計加以反擊，可見「賊匪」對神祇採硬碰硬的方式似乎是行不通的。²⁶

難道賊匪與神祇的關係，就只能採對立與逃避的態度嗎？尤其在見識到神祇的種種靈威事蹟後，賊匪知道神力之可畏，於是有些賊匪則採行另一種策略：「官軍仰仗神祇顯靈，方能以寡擊眾、轉敗為勝，對方既有神力，我方何不藉用法術，也來個『神力』加被。」

奴才剿辦此股教匪大小數十戰，幾於無戰不克。雖該匪小有邪術皆未能伸其伎倆，而此次進剿殘賊極為得手，一仗幾可望其殲盡，乃奴才身臨前敵親見各軍施放槍砲多不過火，及陣前所用京營調來之得勝炮兩尊，一則屢燃不發，一則驟發爆裂，以致我陣竟為所亂，幾能擊動全局，顯係該匪暗用邪術肆其詭謀，奴才以密飭前敵將士加緊嚴防，按見兵營所載為法，破其厭除之術，庶免再中奸計，以操勝算。²⁷

常勝將軍勝保發現官軍出剿之所以會為「賊匪」所敗，常因大砲無法點燃或是點發時發生砲身炸裂之故，此其背後乃因賊匪暗施邪術所致，所以要官軍小心「賊匪」的陰謀，並發現後要將邪術加以破除，如此方能穩操勝算。且「賊匪」不僅在戰場上會用邪術，來使官砲不燃和炸裂，甚至也會呼風喚雨，影響戰局。

湖南徐某素習辰州教法，從賊為軍師，臨城對壘屢攻不破，即

²⁵ 見於：《軍機處錄副奏摺》，（北京，第一歷史檔案館），革命運動類第 92 片膠捲 1686/6 號，同治六年十二月六日，兩江總督曾國藩奏稿

²⁶ 在筆記小說中，也常見到此類論述，像段光清就記載著太平軍好毀神像的例子，見氏著《鏡湖自撰年譜》，咸豐九年，121 則，（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97 年），頁 144。張燾則收錄了咸豐年間太平軍犯天津時，神靈顯應的過程，見氏著《津門雜記》，卷上，筆記小說大觀二編第 4 輯，（台北，新興書局，民國 67 年 6 月），頁 2434。戴蓮芬則是敘述了好毀神像的太平軍，反遭靈山雷祖設計反擊的過程，見氏著：《鸚鵡軒質言》，卷四，筆記小說大觀二編第 3 輯，頁 1862

²⁷ 《軍機處錄副奏摺》，（北京，第一歷史檔案館），革命運動類第 15 片膠捲 205/43 號，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，安徽欽差大臣勝保奏稿

用方桌數十，疊架為壇，披髮仗劍，禹步焚符，謂之藉霧，旋有雲氣，騰空而起離地二三丈，官兵自上視下，模糊不可辨，賊遂乘勢仰攻，其後徐某及徒黨，震死開封城外。²⁸

徐某為「賊匪」軍師，擅長作法，可以在戰場上借霧，使官兵視線不明，敵軍再乘機攻擊，這種做法，非常像神祇顯靈助佑官軍一樣，製造出模糊不清的戰況局勢，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徐某終是慘遭雷所震死，此死狀疑為是遭到天譴，可見作法者仍難逃神祇譴責，尋思既然使用「邪術」終非長久之計，乃又另生一計：「神祇顯靈的目的是為解民之憂，因其大慈大悲故能立禱立應，那現今我若屈身叩求，禱請指點迷津，神祇當不至拒人於千里之外吧？」，今且看神祇如何面對：

逆首周立春蹈城，及詣廟求籤，示以命祿終其禡其魂，夜間逆黨住廟樓，均竟有鐵索繫其足，在驚懼奔竄，跌損肢體不一而足，該逆之在嘉境不敢過河殺戮，...見顯佑伯神燈往來絡繹，已刻將城攻破，首逆被俘餘匪就誅。²⁹

咸豐年間，「賊匪」周立春詣城隍廟求籤，見神示以命終禡魂之兆，起初並不以為意，而夜住廟樓，後果被城隍神鎖繫足，後自行斷足後逃竄，仍被官軍擒伏。可見，此一策略對城隍終告無效。

匪在博羅縣關帝廟求籤，「往東南不利往西北善」，該匪等將神像抬行在西北嚮水一處，賊敗，乃將神像毀棄。³⁰

這次匪徒則是向關公禱求神助，此次神靈指示賊兵行軍方向，但卻慘遭兵敗，氣憤之下，乃將神像毀棄。³¹由兩次「賊匪」屈身祈求神祇護佑但皆告失敗的例子，我們都看到：神祇明確表現出「神賊不兩立」的立場。或許也就是在此種堅定立場下，咸豐、同治年間的「匪亂」，方告平定，也就是說我們在討論有關清末內亂的平定種種論述之時，似乎應留一些神祇顯靈的空間吧。

但在此，我們腦海卻又浮現：清末時期，面對外國船堅砲利的進逼下，有神祇助戰的大清政府卻簽下一連串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，

²⁸ 黃鈞宰，《金壺七墨》，卷二，妖術條，筆記小說大觀二編第七輯，頁 4058

²⁹ 《外紀檔》，咸豐五年十月二十日，頁 31，兩江總督怡良奏稿

³⁰ 《軍機處錄副奏摺》，（北京，第一歷史檔案館），革命運動類第 164 片膠捲補 433 第 1 號，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，那彥成奏稿

³¹ 筆記小說裡面則記載著回匪在關帝廟內挖地道，已到城內，但火藥卻屢點不著，恨神不佑，遂拔神鬚的例子。趙翼，《簞曝雜記》，逆回之亂條，（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97 年），頁 77

此又如何解釋？

上年八月初七日，夷人踞八里橋，連日窺伺，州城危急，乃每於夜間疊見城中燈火輝煌，見城上燈火無數，往來兵馬不絕，中有一大燈籠上書靈佑侯府四字，眾目共睹，夷人常向居民詰問此事，其為默護無疑，通州安堵無恙。³²

咸豐年（1860），「外夷」進犯直隸，忽見城隍顯靈，神燈無數神兵不絕，此次神祇顯靈竟使「外夷」退兵，護佑通州城平安無恙。

道光二十一年英夷滋事，定海等處相繼失陷，...防衛難周，省中士民日禱於天后、大士之前，恭求神力默相國威，是年十二月十八日，突有英夷火輪船一隻，自乍浦東駛至黃道關地方，復值風狂浪湧，不能前進。均分防兵勇及沿海居民所目睹，此皆我皇上誠格天人故百靈效順。...海鹽...與平湖線接壤，兩縣交接之區，建有白沃廟一座，因漢時縣令史姓生有惠政立廟祀之，...道光二十二年四月間，乍浦失守，...有一白夷率領夥黨數百，由陸路乘馬直犯縣境，行抵白沃廟前，白夷無故墜馬，被腰間所佩利刀戳傷致斃，餘夷以廟神靈異逃回，不敢復來縣境。³³

道光年間，英夷進據浙江沿海，輪船在行經乍浦外海時，忽受狂風阻擾，官民皆認為是觀音大士與天后顯靈助順。而在乍浦失利後，卻發生一位外國人無故墜馬，而被自己腰刀戳傷致斃的例子，此竟也驚退外夷，傳為神祇顯靈。在下一則例子裏，神靈更是神威顯著。

粵秀山為舊有觀音殿，呼為觀音山。士民瞻仰久彰靈異，本年四月初三日至初六等日，英夷攻城之際，捉獲漢奸稱賊攻清海門附近，城牆正欲開，煙霧中望見白衣神像立於城上，遂不敢轟擊，火藥局在觀音山下，貯藥三萬斤，漢奸潛拋火彈，火焰沖起，倘藥力發動全城灰燼，當兵弁搶救之時，軍民望見衣白女裝在屋上長袖拂衣，登時撲滅。且夷匪火箭如雨射入，城內無一延燒，所有火箭飛入水塘，即落空闊之處，而夷匪方欲添炮謀欲向城安放，而迅雷暴雨瀉若傾盆，沖殺漢奸及黑白夷人

³² 《明清史料》，壬編，第七本，頁 687，咸豐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，禮部「為本部議奏直隸總督文煜等會奏」移會

³³ 《明清史料》，壬編，第七本，頁 666，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十九日，禮部「為本部議覆浙江巡撫劉奏」移會

百餘民，夷人無不畏懼。³⁴

廣州城面對英國官兵的火箭攻擊，幸有觀音大士的現身顯靈，撲滅來犯火箭，並招來迅雷暴雨，淹斃百餘名漢奸與夷人。突來的這場大雷雨，也是神祇顯靈殲滅外軍最多位的一次。通觀神祇對外患入侵的顯靈事例，我們不禁要問：為何在清末的戰事中，神祇顯靈在抵禦外侮的表現上，不似在對抗太平軍、捻匪等內亂一般，那麼的虎虎生風、神威顯著，難道神祇是「欺內怕外」？難道說「外夷」入寇真是劫數所致？

本月十四等日，在圍場黃榆柵地方與賊接仗，因賊眾死命抵抗，該佐領等默禱賽罕佛，神靈佑護，竟於酣戰之際，忽降大雨，因賊之槍砲點燃不著，我軍洋槍均利，所向披靡，賊遂紛紛敗竄。³⁵

光緒年間的一場戰爭，神祇顯靈賜雨淋溼賊匪火藥，而清軍的洋槍無懼大雨，乃斃賊無數，遂獲大勝。這則資料給了我們另一個思考方向，在神祇顯靈的例子中，常見神祇借用如狂風、暴雨等自然力量，來顯靈助戰，但這種自然力量似乎對付擁有洋槍洋砲的外國軍隊效果不大，若再加上原本清軍面對外夷船堅砲利的怯戰心態，要在中外戰爭史上，多一些神祇助順而成功的例子，似乎是難上加難吧！

第二節：地勢、氣候、合龍：靈蛇現身，險工順暢

從清朝神祇顯靈事例的分布表上，可以見到清中葉以來有關漕運、河工的顯靈事件佔有相當的份量。尤其，從嘉慶朝到道光朝，漕運、河工的顯靈事例，竟由原本的三則躍升為四二則之多，這種顯靈事例劇增的現象，恰可突顯自道光朝以來，河運日漸惡化的趨勢。由於黃河水位不定與運河的淤積，使得清朝政府自中葉以來，每年投入歲收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，約略四、五百萬兩之如此龐大的經費來整治河道。³⁶而且漕運主要是將經濟中心南方的物資運送到軍政重鎮的北方，從清初以來，全國人口的總數一直在持續的成長，到道光末年時，已高達四億三千萬人。³⁷甚至在經濟最發達的東南地區，

³⁴ 《奏摺檔》，道光二十一年六月，頁95，奕山奏稿

³⁵ 《外紀檔》，光緒十年六月九日，頁14，繼格奏稿，

³⁶ 蕭一山，《清代通史》，（台北，台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五十二年），頁408

³⁷ 何柄棣，〈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〉，《中國通史論文選》，（台中，大學圖書供應社，民國七十九年），再版，頁439。亦可見：劉錚主編，《人口學辭典》，（北京，人民出版社，1986

已出現明顯的人地失調現象，³⁸每平方公里人口數已攀升至九百零二人之多，³⁹江南地區糧食物資已需仰賴內陸糧餘地區，甚至是來自台灣的支援，更何況它本身又是國家賦稅的重要來源。從漕米的收購、集中就所需耗費相當的時日，再加上漕米堆積時日一久易生霉害，所以須嚴格掌握漕運的時效性。加上中國領土幅員廣大，各地豐歉不一，中央又須統籌、調整、分配物資運送，這些都是需要仰賴河漕的運輸。可見自清中葉以後，漕運與河工的問題一直是清政府既頭痛、又緊要的重大要務（請參見圖二 五⁴⁰）。⁴¹

一. 天然地勢的限制：

本年（高郵）漕運遇淺，虔禱神靈，得清水浮送漕運順暢⁴²。

清代運河由南往北運送漕糧，大體上，是沿著元代大運河的路線，而在中國東半部地形，受到山東西部丘陵的影響，形成運河前段由揚州至濟寧需逆行而上，濟寧至臨清是順流而下的趨勢。高郵則是屬於逆行的河段，在如此先天的運河地勢背景影響下，河道水位易形不足，道光二 五年（1845）間漕船即出現此種問題，官員虔禱河神後，果立得清水注河，浮送漕船北上。

自三月下旬直至六月下旬，始將四塘渡黃完畢，而洪湖水勢早經漲發既驟且勁，...於二十等日先後全啟，而壩工圩堰頂托宣洩不靈，洪湖於七月十三日竟積存水至二丈一尺四寸，石工入水居六七，堰圩危不可及，...既洪湖漲發經四十日，寔因遠近大雨連綿，山水下注，又值江湖漲托期間奇險，迭晝夜搶護，仰仗聖主洪福，兩月有餘，從未起西北大風，即有或西、或北，風暴偶作，不數刻及旋轉而東、而南，故于竭險之時，猶得竭盡人力，此寔係默邀神佑也。當湖水異漲之時，黃水來源亦旺，立秋後外有順黃壩諸椿存四丈三尺，比上年盛漲。...臣自堰圩

年），頁 403

³⁸ 全漢昇，〈乾隆十三年的米貴問題〉，《中國經濟史論叢》，第二冊，（香港，新亞研究所，1972年），p560。

³⁹ 王業鍵、黃瑩珩，〈清中葉東南沿海的糧食作物分布、糧食供需及糧價分析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，（第七十卷，第二期，民國八十八年），頁 397

⁴⁰ 漕運是清政府極為重視的要務，官員常叩求神祇顯靈相助，見：〈漕米起運〉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（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6月），丁集五十八。

⁴¹ 關於清代漕運的發展，請見：李文治、江太新《清代漕運》，（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95年）。漕運制度與人事的糾纏，及其背後結構的因素，請見：李順民，《清代漕運「制度變遷」研究》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，民國九十年六月。

⁴² 《奏摺檔》，道光二十五年七月，頁 53，潘錫恩奏稿

圖二十五：漕米起運

楊河河口往返奔馳，形神交瘁、驚魂碎膽，冒暑、沖風，猝染瘧疾，午後輒先寒後熱，必至夜分乃解，初猶間日一作，繼輒每日到時輒虐，沉湎半月有餘，委頓莫可名狀。⁴³

根據河道總督潘錫恩的奏報，在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）洪澤湖發生水位異常暴漲且長達四日的現象，在當時不僅湖水暴漲，黃河又大水灌湖，再加上大雨連綿所造成的山洪爆發，此時又正值漲潮時期，湖水暴漲眼見已危及堤壩，幸而西北大風未作，風勢才不致捲起大浪沖垮壩堤，官員也才能順利護壩阻水成功。此次湖水暴漲，不僅水勢急促漲高，範圍更形擴大，使得官員來往奔馳，精神緊繃，疲於奔命，形神交瘁，更是突顯河工的緊急與艱難，遠遠超過人力所能想像、控制。然此種洪澤湖大水暴漲現象，不僅是偶然的天氣因素使然，它更有河道水位的地勢因素。

洪澤湖為漕運的要站，自從明代弘治年間，黃河襲奪淮河水道後，此段一直是運河最大的隱憂，加上乾隆五年（1740）後「借黃濟運」的輸送策略，使得淮河西段與洪澤湖成為吞受黃河泥沙的出口，加上黃河帶來大量的泥沙，造成此段水道河床淤積、水位高漲，與容易氾濫的現象。清朝政府遂只能在洪澤湖與黃河、淮水的交會處築高壩堤，以利漕船通行，再加上此段水道為黃河、淮水、洪澤湖三水同注的交會處，水位自然增高，大水自然壓迫、衝擊堤岸，而若壩堤潰決所造成的大水氾濫，對沿岸居民傷害更大。

本年江南清口一帶間有淤積，回空糧船在彼阻滯，前後已屆兩月，朕心時切焦廬，...朕於宮內齋心望空，叩禱仰祈神佑，特親頒藏香前往，令姜晟等分往各處河神廟虔禱，茲據姜晟等奏稱，初三日接奉諭旨敬謹禱祀之後，是日申刻至初四日卯刻，黃水頓消，清水高出五寸，旋即啟放引河，適風轉西南，清水乘風外注，大形通暢⁴⁴。

又是地勢所造成的問題，清口是黃河、淮水、運河的交會之處，漕船在此通過黃河進入中河，而自乾隆五年後，河道因黃河帶來大量的泥沙，造成清口淤積，水位甚至高過淮水，再加上運河自揚州以北地勢海拔越形高起，所以漕船北上在此河段易形阻礙，需要更多水量方能載運漕船，上述資料所描寫的於嘉慶九年（1804）出現的水位不足

⁴³ 《奏摺檔》，道光二十八年九月，頁 35—38，河道總督潘錫恩奏稿

⁴⁴ 《清實錄，仁宗睿皇帝實錄》，（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85 年），二十九輯，卷 136，頁 859—860，嘉慶九年十一月甲午條

問題，即是此段水道最易出現的狀況。所以皇帝憂心祝禱，並令官員虔祈河神，七個時辰不到，黃河水消、淮河水位上漲，加上西南風助順，漕船方得以起放北行。

慶桂等回京赴命，奏稱今歲夏秋雨多，淮水盛漲異常，兼之西北風甚大，以致浪拍堰工，山盱一帶工段多有塌損，幾致漫溢，幸而風勢陡轉，得以搶護平穩⁴⁵。

自從黃河襲奪淮河水道後，淮水實為掌控漕運順暢與否的關鍵，⁴⁶加上黃河挾帶泥沙造成的河床淤積，使得淮河水位自然增高，大水也易威脅堤岸。像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）夏秋大雨，造成淮水暴漲，再加上西北狂風捲浪襲堤，造成淮河沿岸多處河工潰決、塌損，情勢遂告危急，官員禱神後，風勢陡轉化險為夷。

山東臨清閘地方建有漳神廟，佑護漕艘屢昭靈應。同治五年督運經過，因衛河水落虔詣叩禱，水勢驟長四尺有奇，十一年挽漕北來，黃汛愆期，衛河水低不能起閘，復行叩禱，閘外水長盈尺，得以起板放船，員弁夫役莫不驚異。又據運河道王化堂稟稱，捕河廳屬八里廟以北河身乾涸，惟恃伏秋盛漲開壩灌送米船，倘汛期或爽，河溜稍移，仍無把握，近年米船進口俱借坡水黃流互相湊用，張秋八里村有河神祠，建自前明。順治九年重修，每至漕船阻滯，虔誠叩禱輒昭靈應。⁴⁷

山東臨清一帶，建有漳神廟護佑漕運。於同治五年時，衛河水位過低，官員虔誠祈禱神靈庇祐，水位瞬間陡漲，漕船方得前駛。又同治十一年時，舊事重演，祈禱神靈後，果然衛河水位上漲，漕船才得放行，水手、縴夫共睹神蹟，均皆稱異。而臨清至衛河此段河道最易發生河水不足現象，其背後也是因天然地勢所致。

臨清是人工運河的最北站，下接衛水天然河道，再加上此段運河河道乃是順流而下，容易產生兩河道因地勢高低不同所衍生的水位差異問題。一如在同治五年，因衛河水位遠低於運河，以致漕船不行，衛河河道原本地勢就低於運河，所以水位自然易低於運河，每當漕船經臨清欲進入衛河時，若衛河水位不能與運河作適當的銜接，漕船便

⁴⁵ 《清實錄，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二十七輯，卷 1466，頁 587，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甲子條

⁴⁶ 王恢，《中國歷史地理》，上冊，（台北，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八十八年），再版，頁 408

⁴⁷ 《宮中檔咸豐朝奏摺》，（六十二年二月），三十二輯，頁 666，同治十二年十月初十日，河東河道總督喬松年奏稿

無法放行；面對這種因天然地勢所造成的水位差異問題，官員往往多依賴運河有足夠的水量得以送漕船進入衛河，並提升衛河水位，使船隻得以繼續暢行，米糧才能在限期時間內送達，所以，黃河水量的多寡就成為決定性的關鍵，然黃河水位又不穩定，更增添此段漕運的不確定因素。

由上面所述的種種漕運河神顯靈事件中，我們皆可看到此類顯靈背後的自然結構因素，由於運河行經途徑的地勢差異，與黃河泥沙所造成的河道淤積，加上河水的伏汎或乾涸，更易造成漕運水位的過高與過低，此都不利於漕船通行，這種結構上的天然限制，若再加上天候的不配合，則很容易造成漕運的阻滯不通。

二. 自然氣候的無常：

臣籌辦侯家林堵口，正值春融冰泮，汎水垂至，水勢極為迫促，臣到工時水勢日見漲發，虔禱河神，行禮甫畢，陡覺消落，北岸應廂水占之處，退出二十餘丈，均經改築旱占，殆興工後，河神更迭顯跡，而金龍四大王、黃大王、朱大王在工最久，合龍後神形始化，餘如陳九龍將軍、曹將軍、白老人亦倏往來迭有靈異⁴⁸。

天然的地勢差異造成漕運的困難，氣候的無常變化，更增加漕運不安定的因素。同治 一年（1872）春，氣溫回暖，冰融水漲，突如期來的大量雪水，使得河堤岌岌可危，官員面對此種無法防範的現象，全然無計可施，在萬分無助之下，只能垂首祈求神蹟出現。才行禮結束，只見大水立即消落，甚至在修補河工的過程中，也屢見眾多河神現身，往來急促，十分忙碌的神蹟，且一直持續到河工合龍為止。在這場來勢洶洶、不可預料的大水裡，呈現出一幅明顯的對比圖像：渺小無助的人類與不可思議的神祇。

伏秋搶護埽段，其時大王將軍共七位，先後托形自跡或隱或現，眾目共瞻，逆知必有奇險，迨七月中旬該工對灘挺逼全河側注，溜若排山倒海，埽如拉朽催枯，十堡大堤塌存尖頂，外河高於內塘，勢已岌岌可危，加以風雨忽來，人夫星散，大眾束手決裂堪虞，臣即率同開歸道等，虔詣神前敬謹叩禱，時風止雨，停察看大溜上提龍工停塌。⁴⁹

⁴⁸ 《奏摺檔》，同治十一年六月，頁 141—142，丁寶禎奏稿

⁴⁹ 《奏摺檔》，同治四年十月，頁 143，河道總督張之萬奏稿

在同治四年（1865），有七位河神或隱或顯的現身河工，沿岸居民共同目睹此神蹟後，遂擔憂會有大災難發生。果然，七月中旬，突來的大水以排山倒海之勢衝擊河堤，再加上忽來的暴風雨，使得在場居民只能倉皇逃竄，以求避難，官員只能急急叩禱河神顯靈相助。於此時，瞬間風歇雨停，河工停塌。在此則資料裡，我們又看到：河工河水暴漲自有其季節性的因素，尤其是在初春冰融與夏秋之際，最易出現河水暴漲現象。而在狂風暴雨、排山倒海洪水般自然力的破壞下，我們也看到：人的力量與人為河工建築，是如此的脆弱與微不足道。

陡起西北大風，以致河工停工，忽風神助順，化險為順，朕在宮內常時齋心默禱，適見風從西北而來，彼時正廩念河工，因即望風虔籲，儻得吹噓佑助引溜而東，冀可合龍葺事，...果係風神效順，得慶安瀾⁵⁰。

除了季節性的因素外，偶發的暴風雨也易形成強大的自然力，來阻礙河工的進行。嘉慶五年（1800），西北大風阻水衝堤，以致河工停擺，皇帝乃在皇宮內祈神禱佑，忽有西北風來，遂望風禱祝，心想若得風神相助，必使河工順暢，果然風勢逆轉，化險為夷。在此則資料裡，一方面我們在歡欣的語氣中，不禁意看到皇帝對自己天命的「吹捧」，另一方面，卻也看到神祇處理這類艱難河工問題時，是如此的輕鬆與得心應手，以致每當官民束手無策之時，也只能虔禱神祇默佑相助。

三. 河工合龍的艱難：

河工堵築決口，最難者合龍，先就決口左右築壩，漸東漸狹，則水力越猛，預置大舟若干具，滿載巨石。以竹纜鐵鎖聯絡極固，別以纜索達於對岸之上游，盤諸絞關，漸次放舟，及口門則鑿而沉之，壩上夫役千百人，急下木石薪土之屬，但求大溜不奪順軌東趨，則此工可合。蓋雖人力而有天意存焉。不則轟然一聲，纜索齊斷，其巨者圍大如碗，甚者如盂，以水力當之，摧枯拉朽一綆不存也。⁵¹

合龍是將潰堤的河工加以填補，是河工中最困難的工程。合龍工程一開始須先在缺口左右兩側築壩堤，使缺口漸漸縮減，並安排數艘大船，再於船上放置大石塊，接著用繩索將船先固定，再漸次鬆開繩索鎖鏈。迨船順流流至缺口前再行鑿沉，並在壩上安排夫役千百人乘勢

⁵⁰ 《清實錄，仁宗睿皇帝實錄》，二十九輯，卷 128，頁 729，嘉慶九年四月癸酉條

⁵¹ 黃鈞宰，《金壺七墨》，卷八，合龍條，筆記小說大觀二編第七輯，頁 4020

丟下木石薪土，與沉船一同形成堵水工事，以助填壓缺口。在這過程中，一者要祈求大水要順河道中央暢流，方才不致沖垮填補工程；二者繩索不能事先斷裂，不然載滿巨石的船隻將會輕易被大水沖毀吞沒。所以，河工的進行除了需要龐大的人力外，尚有許多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因素，只能仰賴天助。

阿桂等奏，壩工復被衝塌情形，參將李永吉親自在工搶鑲，竟落水幸得救起，兩壩趕進大埽後，口門只剩三丈有餘，大河水勢漸次蓄高，王家莊引河頭及倒閘洪，進水甚暢，督令加高壩台，於二十四日一早合龍，奈大河水勢積高一丈五六尺，漫至堤根，兩壩處處滲水，至二十六日寅刻，頃將金門及北壩所作之埽衝開二十餘丈等語。覽奏甚為煩懣，已於摺內詳悉批示矣。此次垂成復敗，實出意料之外。阿桂等此時辦理尤需慎重周密，持以鎮靜不可因此氣餒，惟當仍前軟鑲進埽，勢大溜漸向北趨，口門至一二丈深時，徐圖合龍方為妥善，又閱阿桂覆奏摺內，稱大公久稽堵合，自恨無能胸膈填結，自本月以來飲食頓減，肌肉漸消等語，深為廬念。此次堵築漫工，阿桂等籌辦不遺餘力，無奈變生意外實屬無可如何。祇應設法籌辦，盡人事以祈天佑神助，非如打仗可以立勝也。⁵²

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）時，阿桂奉旨前往修補河堤，原以為二、四日一早就可順利完成合龍，沒想到河水陡漲，二、六日一早又將所作之埽沖開二、餘丈，以致功敗垂成。對此項任務，參與之官員莫不鞠躬盡瘁，連在戰場上的常勝將軍阿桂，面對這次的失敗，也只能望河興嘆。連日來的奔波勞累、食不下嚥，以致肌骨消瘦，卻全然功虧一簣，官員遂自責無能而鬱卒煩悶。閱讀官員奏報的皇帝一方面憂心河工的潰堤，另一方面也只能鼓勵大臣修補最艱難的河工合龍工程，務必要謹慎緩慢，切勿不可像作戰一般圖求立勝。所以，河工「意外」的發生，實在非人力所能掌控，連皇帝也只能祈求老天幫忙，神靈顯靈相助。在經過半年不到的時間之後，一次因河工潰堤所造成的戲劇性變化，更加強了皇帝的信念。

二月十一日，儀封漫口未合龍以前，金門尚闊三丈，水深十一餘丈，至午時忽報順黃南壩沉墜，驚往勘視，則南壩埽根全勢向北移走，陡與北壩接連，時金門水面深止一二丈，爾時見機可乘隨將合龍皆料趕緊填壓，不三四刻，已見斷流，而埽底亦

⁵² 《清實錄，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二十二輯，卷 1096，頁 694—695，乾隆四十四年七月辛亥條

無翻花過溜，若非南壩向北墜移走，則三丈口門下埽合龍非三兩日不能完竣。今機緣巧合因敗為功，兩載之勤劬收功片刻，實由至誠感召天和，河神默相非人力所能到，更非在事諸臣所敢望云云。⁵³

乾隆四五年（1780）間，儀封漫口將進行合龍工程，但是金門河道水面尚有三丈寬，深一餘丈，絕非短期之內能完成。未料到中午時分，順黃南壩坍塌，塌壩又順水流北移，恰與北壩相接連。官員見機不可失，趕緊進行填壓工程，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，已阻斷水流，順利完成合龍。原本已經耗時兩年，仍一籌莫展的工程，竟因「機緣」巧合因禍得福，南壩的塌潰反倒使艱鉅的合龍工程，片刻即告完工。對於這種結果，歷經多次挫敗的官員也只能直嘆此絕非人力所能及，定是神靈顯靈默助。皇帝知道後也勉勵官員：

前次儀封十堡工程，朕於陶莊河神前虔心默禱，即於是日合龍，著有靈應，此次阿桂仍應虔誠祈禱默邀神助，不可因兩次塌失，稍存絲毫怨尤之意。⁵⁴

在面對河工的艱難與許多超乎人力的限制與無常現象，皇帝不得不相信神祇的力量，且勉勵官員向神祇禱告務必要誠心敬意，不可因神祇未能立應而心生怨懟。由此則資料與其說皇帝是如此的相信神力，⁵⁵不如說河工實在是太過艱難，只能仰賴神助。

四. 河神於險工現身：

上年高郵漫口，水深溜激，時懼堵合為艱，乃興工之後，將軍於捆金廂船上兩次化身顯示，眾目同瞻。⁵⁶

道光年間，河道於高郵湖段決口，難以堵合，但見河神兩次出現於河工船上，鼓舞官員夫役，合龍遂告順暢。河神現身於合龍工程中載滿巨石的網金廂船上，此是最艱難的工程之一，要防止繩索忽然斷裂，廂船慘遭大水吞沒，一切努力即將功歸一篲，河神於此現身（請參見圖二 六⁵⁷），其鼓舞效果不言而喻。

⁵³ 《清實錄，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二十二輯，卷 1102，頁 753，乾隆四十五年三月戊子條

⁵⁴ 《清實錄，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二十三輯，卷 1149，頁 404，乾隆四十七年一月甲子條

⁵⁵ 乾隆皇帝曾言：至於神明之佑，係必有之事，當令屬員致禱，以為民祈福。見《清實錄，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九輯，卷 27，頁 592，乾隆元年九月己未條

⁵⁶ 《奏摺檔》，道光二十五年七月，頁 53，潘錫恩奏稿

⁵⁷ 見：〈河神顯靈〉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（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 年 6 月），文集十八。

圖二十六：河神顯靈

上年六月，南河所滎澤十堡漫口分流，下游仍伏塌潰堤，為當極險之時，河神眾番顯跡，其最著靈異者，如上年十一月初七日，金龍四大王忽東西兩壩同時化身顯聖一次，河口門溜勢即走中泓，兩壩埽占立見輕鬆。⁵⁸

又是河工潰堤，艱難的合龍工程。同治年間河堤塌陷，河神連番現身，合龍工程遂順利完成。此次河神在堵合兩壩口門現身，使得大水暢行河道中央，並未衝擊兩邊壩堤，又順利地解除另一次危機。兩次河工潰堤，河神都在最艱難的工程上現身，結果也是出奇的如意順暢，更加深官民對河神的敬仰。

本年江北漕船行抵沈家口南壩頭等處，時交秋令，黃水已盛漲三次，水落沙停積淤至厚，阻滯舟行，雖經督次廳營州縣撈剝兼施，而存水逐日消耗，幾有人力難為之勢，經該道等恭詣張秋鎮河神廟，竭誠默禱冀發秋濤，果於七月十五、六、七等日，猛雨連朝，河水陡漲四五尺起，漕船得以連檣而上，接運抵通，該道及在工人並經目睹神靈顯聖，稟請賞加封號。⁵⁹

河神不僅可迅速克服艱難的合龍工程，也可解決因為黃河泥沙淤積所形成的水位差異現象，同治年間因河道水淺，以致漕船不行，經官員虔禱河神，果下大雨，漕船乃得以上行，此次官民共見眾位河神現身後，危難立除。

臣派員防護鄆城河隄，自六月初旬河水上游陡漲二丈數尺以至通工均形吃重，奇險迭生，而閏六月二十二、三等日，水勢尤漲七里，僅劉庄一帶隄身適當，大溜水與隄平，又經連日大雨，水高浪急，兩時之久遂將所築挑水各壩全行沖失，隄身裂蟄十數丈，測量水深三丈有餘，而隄內泛泡之處六十餘丈，勢將潰決，各文武委員及營勇民夫數十人，拼死搶築，竭五晝夜之力，而浪湧波騰、洄漩環激，幾於束手，該委員長跪泥淖之中，呼籲祈禱，驚見朱大王神倏臨大壩，俄頃又蒞劉庄，蜿蜒移時波息旋停，儼若驅溜西去。⁶⁰

此次事件是因為夏季水漲又逢無常暴風雨，造成河水暴漲，衝擊隄

⁵⁸ 《奏摺檔》，同治八年三月，頁 39--40，河東河道總督蘇廷魁奏稿

⁵⁹ 《月摺檔》，同治六年二月十四日，頁 369--370，河東河道總督蘇廷魁奏稿

⁶⁰ 《軍機處檔，月摺包》，2745 箱，84 包，112077 號，同治十二年十月十日，河道總督喬松年奏稿。

岸，以致河工岌岌可危，官民夫役雖經五天五夜不眠不休的努力，浪濤仍是強勁。於束手無策之時，只能跪於泥淖之中，呼求神祇助佑，果見河神忽現身於大壩，忽又見於劉庄，接著瞬間波息浪平，如同神祇領水西走一般。綜上所述，每當河工發生種種危急，不論是地勢差異所形成的水位問題，或是無常的暴風雨所帶來的大水潰堤，甚至是遇到潰堤後艱難的河工合龍工程，每次事發，官民總是一籌莫展，而河神往往及時現身於險境之中救難，只需一下子的時間，災難便即刻立除。

五. 河神的形象：⁶¹

山西栗恭勤公毓美，由拔貢知縣，官至太子太保東河總督，為治河名臣。...年六十三歲，卒於河防工次。上聞震悼，卹典綦厚，河南人如喪考妣，及生祠處處祀之。公歿之明年，河決開封，各官晝夜堵築，當合龍之際，河工忽來一蛇，眾謹迎之，蓋河將合龍，河神必化蛇至。有黃大王、朱大王、齊大王等神，老於河工見蛇之色而知為某某，當稱其號，以金盤逐之蛇即躍入，以河督肩輿迎之廟中，祭賽數日，俟合龍，蛇乃不見。是役也，蛇作灰色非向所見者，歷祝於某某大王，均不為動，眾人大惑，巡撫牛公鑑聞之，至河濱一見吒曰，是栗大人耶，蛇遂躍入盤中。越日下埽平安葺事，眾問巡撫曰，何以識為栗公耶？曰栗公項下有白顛風，周圍似玉，我見此蛇頸有白圈，疑是渠化身，呼之而應，渠真作河神矣，於是奏請以公列入河神祀典。⁶²

山西栗恭勤為治河名臣，其也因治河而殉職。死後居民為感念他的恩德，處處立祠祭祀。隔年，河堤坍塌，當河工將進行合龍之際，忽然有一蛇出現於現場，眾人皆知定是河神顯靈，遂迎之入廟，加以祭拜並演戲酬神。由於河神眾多，往往有經驗的河工，只要觀察靈蛇身上的顏色，便馬上知道那是哪一位河神大駕光臨，相助河工合龍進行。且往往只要稱呼該位神明之名號，該蛇總會立即跳入事先準備好的金盤中，接著再將牠迎往廟宇祭拜，待數日合龍後，神蛇就會消失。但這次卻大異於昔日常見的金色，此蛇身竟是灰色！眾人依慣例，將所識之河神名號一一喚出，該蛇均不為所動。當眾人心生疑惑之際，巡撫大人一到現場，見到牠頸部有白圈，憶起栗大人的項下亦有白顛

⁶¹ 有關黃河沿岸河神的簡要歷史，見：王孝廉，〈黃河的水神〉，《水與水神》，（台北，三民書局，民國 81 年），頁 75--80。

⁶² 陳其元，《庸閒齋筆記》，卷六，栗恭勤公為河神條，筆記小說大觀二編第一輯，頁 141-142

風，便大呼：是栗大人也！果然，該蛇馬上跳入盤中，次日也相助河工順利完成。

在此則資料裏，我們看到一種特殊河神文化。在河工危難之際，河神竟是以蛇的形象現身（請參見圖二 七⁶³），以異類水蛇形象來治河，每逢合龍工程時即會出現，工程結束後就消失，且相傳河神最愛聽戲，神蛇亦會翹首點劇觀戲，並各河神皆有不同愛好與顏色，當民眾呼喚神名，神蛇即會相應，並蜿蜒盤旋於金盤，以接受供奉。

大王姓謝氏，為民捍災赴水而死，靈爽赫奕累請封錫，因神行四，故曰四大王；化身常為金色小蛇，故曰金龍。北方舟子皆敬之，見有金蛇方首者游泳而來，必以朱盤奉歸，祀以香火可保一方安吉。南河每歲霜降以安瀾故，演劇賽神居民輒見神來，供奉高座上雜書戲目進之，神以口銜一二即之所點之劇，香花果品有饗有不饗，不敬不潔者必不至，一日演劇小兒旋焉，神病其長者浣地而後安，河帥某公欲見之，左右奉而往，河帥揖，神亦點首作答禮狀，第其來也可知，其去也不可測或供之盤中瞬息不見，或風雨交作眾人閉戶守之，啟視已沒。⁶⁴

金龍四大王也是因救民水患而死，常於河工危難之時，化身為金色小蛇，居民常迎神供奉，並演戲酬神，神蛇也會口銜戲目點戲欣賞，甚至也會要求供品務須潔淨，否則神不蒞臨，曾有一次神嫌演戲小兒年紀太長，使其頭昏目眩，迨其下戲台後方才康復，且見治河大臣作揖，神蛇也會點頭回禮，河神最特別者在只知其來而不知其去，即使在眾人庇護守衛之下，也可乘風雨之勢而逝。

在此資料裏，我們看到河神信仰的雙重形象，河神每以蛇身現身，或因水蛇擅長水性，自可悠游於險濤巨浪之中，轉河工危難於平順，每遇河工合龍之際，多可看到河神現身，且民間認為蛇即是小龍，龍神乃職司風雨之事，河工危難也多與風雨有關，加上河工危難不比平時災難，此領域非人所擅長，似乎需有異類神祇方可解決。所以民眾多可接受河神的水蛇形象。另外在河神文化中也有其人性的一面，河神神祇眾多會依不同神祇化身而有不同顏色，也像人一樣會依世人呼喚其生前名號而加以回應，祂喜歡聽戲，也會點戲，懂得欣賞，若安排的不滿意也會生氣，而在與治河官員接觸時，河神也以世間官員

⁶³ 見：〈龍王返駕〉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（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6月），忠集三十四

⁶⁴ 黃鈞宰，《金壺七墨》，筆記小說大觀，二編，第七輯，卷八，金龍四大王條，頁4021

圖二十七：龍王返駕

身分加以回禮。而河神的神奇，不僅在於祂人性的一面，其現身方式是只知其來不知其去，如同神龍見首不見尾，難以掌握，更增添其神秘性。

清朝河神眾多，其中又以栗恭勤公事蹟最多、也最傳神。相傳栗毓美為山西渾源州人，幼時父母雙亡，家境貧困，但深受私塾老師器重，甚至還有意將他收為女婿。私塾老師之子與栗公交情深厚，常到栗公所住的廟宇就寢。有一夜，私塾老師之子翻來覆去，無法入眠，便提議與栗公易位而寢。不料，夜半時分，竟有鐵戈自屋頂墜下，私塾老師之子遂氣絕身亡，栗公也因此被控謀殺。在種種嚴刑逼供之下，只好認罪。他的另一個同學也在此時前往老師家提親，這樁婚事馬上受到應允。兩人成親後，在一次的酩酊大醉之下，丈夫失口承認是他誤殺了私塾老師之子。妻子一聽，翌日一早立刻到衙門擊鼓申告，栗公冤情得雪。私塾老師之女也因背叛丈夫，自刎而亡。栗公心懷感激之下，迎娶該女神位，終生不置正室，並侍奉老師終生。⁶⁵在此傳說中，栗公自小雖貧苦，但表現出色，深受老師重視。且又福星高照，大難不死，不僅躲過一次的暗殺，又蒙老師的女兒控告親夫，為他洗去罪名。而栗公也有情有義，不僅迎娶該女靈位，也侍奉老師終生。

傳說栗公在擔任知縣時，以擅長判案聞名，常常旁敲側擊，察其神色，並以人情事理加以揣度，且又不徒加刑求，如此終不致有冤獄發生。栗公又有先見之明，曾經去滑縣查災，聽聞當地民眾多信奉秘密宗教，並且在災後頻傳匪徒劫掠情事，栗公勸當地知縣要嚴加防範，但地方官並不以為然，果然不久後，發生天理教亂，甚至還攻入紫禁城，危及數省。在治河期間，他建議應以磚塊來作為東河河工合龍材料，因為木材、竹片容易腐朽，使用期限至多三年，徒然浪費公帑；而碎石取材不易，價格又高於磚塊，且質地又滑，受水流帶動，易使河堤受損。在栗公擔任河道總督時，又盡心盡力，死而後已，當地居民為感念其恩德，便立祠加以祭祀。⁶⁶在此則資料中，我們看到民間傳說所塑造的栗公為官形象：公正、慈愛、清明、奉獻，與治河政績卓著。

又在治河過程中，出現了這樣的一則傳說：一日栗公夢見自己身

⁶⁵ 不著撰人，《蜚階外史》，卷二，河帥條，筆記小說大觀二編，第二輯，頁 665。此傳說也見於：陳其元，《庸閒齋筆記》，卷六，栗恭勤公為河神條，筆記小說大觀二編，第一輯，頁 143。可見栗毓美的靈異傳說流傳頗廣。

⁶⁶ 陳其元，《庸閒齋筆記》，卷六，栗恭勤公為河神條，筆記小說大觀二編，第一輯，頁 141

在一神廟中，座上有四尊河神，其中三尊，廟祝皆一一介紹是某某大王，唯最末尊河神像身穿朝服，臉上竟罩著巾，栗公問之何者，廟祝卻不答，忽然間有人警告他說：切勿到胡家屯！栗公走出神廟後，忽到胡家屯，看到一片波濤洶湧，遂驚醒。事後，栗公每次往來視察河工，皆不夜宿胡家屯。庚子年時，欽差大臣到東河查看河工，所有公次行館皆為欽差所用，栗公只好夜住胡家屯，。中午時分，忽然間嘔吐，痰壅不能言語，速請僕役幫忙更衣，而衣箱中僅剩一套朝服，因此栗公身著朝服逝世，這竟與夢中的第四尊河神的形象不謀而合。⁶⁷由此則資料得知，栗公之所以為河神，冥冥中早以前定。

綜上所述，分別記錄著有關栗公少年、為官、去世的三大人生歷程，在這過程中，所塑造的栗公形象是有情有義、福星高照、公正廉明、慈愛奉獻，甚至成神也是早已天定。在傳說的記載中，栗公的一生之所以被塑造的如此完美、神奇，除了民眾感念栗公本身的德行外，在民眾心中，似乎只有如此崇高的人格，才得以擔負如此艱難的治河重責大任。也就是說，不單單靠能力，還要有德性，才配感動上天相助，完成艱鉅的河工。而流傳這些傳說，也是勉勵後來負責治河工程的官員，應效法前輩「聰明正直，其歿為神」的典範楷模，如此治河方才有功。⁶⁸此不僅代表著民眾對治河大員的期待，也是皇帝對官員的勉勵：

河道總督徐端奏，防護各工並辦理刷滌清口，得（諭）旨；「一念敬慎，必蒙神佑，一念怠馳，禍即隨之，主敬於中，克勤於外，有弊必除，莫貪小利，平成之績，庶可望矣。」⁶⁹

皇帝對治河專員要求務必要在道德修養上，作到主敬存誠、戒慎恐懼、勤奮除弊，且勿貪小利，如此在治河工程上方因邀得神佑，而有平成之績。官員在達到如此高標準後，才能有中等的成績，可見治河實為不易、艱難，有許多限制與無常因素所影響，故需要更多的超自然力量相助才能成功。

上海縣曹家渡地方建築攔湖大壩，...適值連日風雨大作，潮勢洶湧異常，遂至旋築旋蝕，...勢甚危急人力難施，詢至地方人等僉稱江岸有周大僕祠，夙著靈應，該司道前往虔禱，並於壩

⁶⁷ 張培仁，《妙香室叢話》，（台北，新興書局，民國五十一年八月），卷 11，筆記小說大觀續編第七輯，頁 4379

⁶⁸ 張培仁，《妙香室叢話》，卷 11，筆記小說大觀續編第七輯，頁 4380

⁶⁹ 《清實錄，仁宗睿皇帝實錄》，三十輯，卷 159，頁 46，嘉慶十一年四月丙子

頭設祭陳以牲醴，頃刻之間驟轉西風，大潮頓落即夕堵合龍。本年二月通工挑竣，臣陶澍前往啟壩，赴祠禱祝，西風復作海潮消退，...查周太僕名中鉉，浙江山陰縣人雍正年間任松江府時，方挑濬吳淞江，...中鉉親率河標把總陳章，乘船沖流督夫下埽，風急水流，陳章請移舟登岸，中鉉不可，遂與陳章俱歿于水，而堤亦旋合龍，時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九日，...恩准於吳淞江岸建立專祠。⁷⁰

上海曹家渡欲築大壩，但遇狂風暴雨大作，以致壩工旋築旋塌，官員陶澍詢問當地人士後，得知江岸旁有周太僕神祠非常靈應，果然虔禱立應，風雨頓息。道光八年（1828），陶澍進行清濬河道，又迭遇暴風，禱神後，風雨立消，可見神祇之靈應。查周太僕乃雍正年間浙江人，曾任松江府尹，在挑濬吳淞江時，狂風大作，為了堅守崗位，周太僕與治河官員陳章雙雙遭大水吞沒。捐軀之時，風歇雨止，河工遂合龍，民眾為感念他的恩德，就在江旁立祠祭祀。

又是一則河神「誕生」的例子，從記載裏我們發現周太僕與栗毓美有幾點共通處：一者是皆為清朝官員，二者皆是因治河而身故，三者是因治河有功，死後均受封為河神，四者此後多在河工事件上顯靈助佑。由此可見，河神信仰有其獨特的特色：一者河神數量眾多，且有持續增加「誕生」的可能，二者是河神多是死於治河任上的官員，是種厲鬼崇拜。河神之所以眾多，應是河工過於艱難，且非常重要，決非一、二神祇所能負擔。而河神多為生前治理河工的臣子，甚至死於任上，或許因為其英靈不滅，仍心繫於河工，或是世人覺得其生前專業的治河經驗，正可以擔任此艱鉅大任，所以出現河神越來越多且多具治河經驗的「專業神祇」現象。

德邑地處水鄉，上接天目臨安餘杭諸山，溪水匯流下入清溪，南城出東郭而使分流，流向于溪堤築塘名曰險塘，因塘內地極低窪，四十餘里田疇悉恃泥塘防護，每當山水陡發人力竟難防救，全仗神力默佑塘堤不至衝決。道光二十九年夏，非常水災，塘內田疇淹沒，而居民廬舍皆賴保濟侯之默佑，水退一無妨礙，其時附近城內侯廟之家，夜聞開門隱隱傳呼，沿河之人及在險塘防守鄉民，見有大小神舟捷行上下，神燈隱約似有保濟侯戴字樣，非邀神力默佑群生何能一無淹害，伏查保濟侯戴諱繼元，字承祖德清縣人，生於宋嘉定間，敦孝弟務正直，為鄉

⁷⁰ 《奏摺檔》，道光八年三月，頁 226—228，蔣攸銛奏稿

里重，延佑貳年清明，邑人競舟祈年，漲水嬉時，溪流湍漲，舟競而覆，侯奮身援之，人皆獲免而侯溺焉。逾日屍逆流于所居之地，里人立祠祀之。元封顯佑侯，湖州路總管又保護塘堤漕艘，軍民咸德，雍正八年詳請奉旨，加封保濟顯佑侯載入春秋祀典。⁷¹

再看一則河神「誕生」的事例：保濟侯戴繼元為宋朝人，生前正直、孝弟，為鄉里所敬重，在一次端午節的龍舟競賽中，忽然溪水暴漲、水勢湍急，龍舟遂而翻覆，保濟侯奮不顧身下水救人竟而溺斃，鄉里人士遂在其浮屍之處立廟祀之，此後每逢山洪爆發，常見神祇顯靈助佑。浙江德邑地處低窪，為眾山溪匯流之處，所以本身就易積水，加上山洪爆發則大水氾濫人力難以救護，只能仰賴神祇默佑，在道光年間發生的大水災裏，就見有神舟往來上有保濟侯戴字樣的神燈，以致並無生民受害。由此資料更確定：河神乃為厲鬼信仰，且受封除了救人於水患外，更因生前有德，為人所敬重。再則，河神的誕生自有其地緣因素，除了在受地勢限制的運河工程外，像浙江德邑此種容易氾濫的地區，也易「誕生」河神。

楊將軍溫縣人，人生而靈異，世有陰德，明永樂年間。遇水暴漲，作楫濟渡，時年十二，其父令守渡失足落水，其父大哭，俄見其乘板嬉笑而下，眾乃大驚亟呼之後，入水伸首作龍蛇，順流東下不知所終。是夜，鄉人同夢受封為將軍，以治水同立廟祀之。⁷²

再看一則 二歲河神的故事。楊將軍為明朝永樂時人，當年浙江省溫縣邑水暴漲，楊將軍與父親駕著舟楫幫助鄉人渡河，一不小心，楊將軍竟失足落水，其父遂在江上號哭，忽見楊將軍現身乘著浮板在上嬉笑，並順著水流而下，在眾人驚叫聲中，只見他化為龍蛇身樣，入水而不知去向，當天晚上，鄉人皆夢到楊將軍受封為治水將軍，遂立廟祭祀之。

這則資料又是厲鬼為河神的例子，但楊將軍年僅 二歲，經由鄉人夢中得知已受封為治水將軍，也因其生前聰明，出身於行善之家，並因濟助鄉人於水患而死，故也符合「聰明正直者，其歿為神」之例，而受官民祭祀。且楊將軍在眾目睽睽之下，「表演」了其以人形駕舟，

⁷¹ 《明清史料》，壬編，第七本，頁 674，咸豐五年八月初四日，浙江巡撫何桂清殘題本

⁷² 《奏摺檔》，同治六年二月，頁 157；亦見於：《月摺檔》，同治六年二月，頁 372

自在且嬉笑的一面，又忽化身為龍蛇，歿身於江水內的情景。由此更加證明河神兼具人、蛇雙重形象，其以人形駕舟嬉笑一面現身，乃是說明其無懼波濤險峻，遨遊江河，正可承擔水上濟助責任。而其終化為蛇身，是以方便藏身江水，不僅以利救渡江河危難情事，並可證明其已受封為河神。

某又聞土人云，黃河中神最多，皆人首蛇身，風雨之夕人常見之，有戴紗帽者，有兜鍪者，有本朝冠頂者，蓋凡死事及有功德於民，皆得成神云。⁷³

民眾認為黃河中最河神，並多以人首蛇身現身，並多是身著官服，此乃因清朝因公而有德於民而死者，皆可封神。在此則資料裏，首先注意河神的現身時間，多在風雨之夕，出現風雨正說明河神可呼風喚雨，另外夕陽乃是由白天至夜晚的過渡時期，天色較為昏暗，在加以風雨，自然是模糊不清，在此時又常見到河神現身，且頭戴官帽，或見文官紗帽，或是武官兜鍪。在此視線模糊之際，出現了類別「模糊」的河神，正可說明河神兼具人、蛇二形的特色，且河神人首、頭戴官帽、並附蛇身，恰同上則楊將軍資料一樣，代表河神生前為人，而死後為神，故化為蛇身，「頭」代表著一種個別辨識的標記，而頂戴更是個人身分的象徵，人首官帽，正是說明河神的姓名，與作為護衛人世間的識別身分；而身體，乃代表其生物類別，非個別性而是群體性的象徵，其蛇身，恰可說明其「非人」性格，其職掌非人可掌握的水上世界，是種「職業」的象徵。且在上述資料中也說明在清朝封神制度裏，「官」比「民」更易成神，的確在清朝眾多河神中，生前為官者佔較多比例，也就是說上則楊將軍二歲成神受封之例，若非鄉人共同的夢，否則，其救渡世人而亡的功德，只是在滾滾波濤中，平添一則「水鬼」的事蹟罷了！

河神的誕生事例，也同樣出現在海神上。

上年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起運漕，...俱係全由海運查運務雖奏有定章，而放洋後非人力可及。⁷⁴

運河漕運原本就有許多先天的限制，是以海運漕糧之說也一直有官員提起，在陶澍等力爭之下，遂有道光六年試行海運之舉，尤其在道光三年（1850）起的太平天國亂事後，東南半壁淪入戰火，運河運輸

⁷³ 陸長春，《香飲樓賓談》，卷二，河神條，筆記小說大觀二編，第十輯，頁 6175

⁷⁴ 《奏摺檔》，咸豐二年九月，頁 97，兩江總督陸建瀛奏稿

出現阻礙，海運的重要性更形加強，但官員多認為內河運河風險遠低於海運，像上述兩江總督陸建瀛的奏章，就清楚的陳述船舟一入海域，就非人力所能掌控，其危險性遠高於河運，自然只能祈求神祇助佑。

次由海運辦運軍米，時值炎夏，颱風易作，舟行艱難，米艘臨發之日，受解員紳咸禱於天后，及金柳二神將，以求佑護，計自初夏以後，閩滬兩處來船陸續開洋，迭遇風濤震撼傾倒，向空默祝舛蠻如應，眾口咸稱實有神助。⁷⁵

自咸豐三年(1853)太平軍進佔南京，加上於咸豐五年黃河又行改道，造成河運停擺，但在此軍興之際，需糧孔急，只好由東南各省經由海運運送漕糧北上，海運最怕遇到海上風暴，在上述同治八年(1869)的海運輸糧過程中，漕船險遇風濤，幸有天后相助化險為夷，轉危為安。

台灣洋面近年以來極為平靜，凡船隻往返安穩收帆鮮有失事。上年餉船分泊各口起運，未久，即颶風大作，同深慶幸，此皆天后靈佑昭垂。⁷⁶

海運除自東南各省北上外，也多往來於台灣與大陸之間，在咸豐年間的兩岸海上運輸，皆告平順，甚至也有餉船出港離開台灣後，才起颶風，以致渡洋無恙，官民皆認為是神祇默佑。

台灣府城之西十餘里，其海口曰安平，每年至四月抄起至九月止，西南風司令巨浪淘天，驚濤動地，數時里外水聲震雷，隱隱晝夜不息，遇海雨狂飛勢尤洶湧，故以本地商船一交夏令即避往他處，小舢巨艦斷絕往來，上年臣葆楨於五月東渡，即派各輪船分投運載軍裝、砲械、糧餉、兵勇，剋日到台，去來梭織皆由安平登岸，後復於三鯤身口岸建造砲台，所有木石磚甕器具，皆由內地而來，一無非卸載該處，往往連日波浪奔騰，望洋興嘆，及各船抵口湧勢漸平，停卸開駛輒獲安穩，有時風雨交作，遇有要務派船出港，立即風靜浪平，船戶咸額手相慶。謂為向來未有，實有神助。⁷⁷

⁷⁵ 《奏摺檔》，同治八年五月，頁 45，文煜奏稿

⁷⁶ 《清宮諭旨檔台灣史料》，(台北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，八十五年十月)，第六輯，頁 4445-4446，咸豐三年七月二十四日，內閣奉上諭

⁷⁷ 《奏摺檔》，光緒元年不著月份，頁 185，沈葆楨奏稿

台海兩岸之間的海上風暴，乃是季節性的颶風，常發生於夏季的四月至九月，所以每逢此時期，船隻往往避免下海出洋。然在光緒年間，沈葆楨因日軍侵台的牡丹社事件來台督辦軍務，情勢緊急，所有器具、裝備、兵勇均得由大陸運達，但時值颶風大作時期，本來對船隻往返頗為擔憂，但軍船往來卻屢傳靈異：原本台灣海面傳來風暴消息，但軍船抵台後，欲進行卸貨時，風雨頓息；或是在風雨交作之際，台灣方面欲派軍船出港，立即風平浪靜。

此次匪船五、六、十號竄出鹿耳門洋面，陡遇颶風，擊碎二十餘船，淹斃盜匪千餘名，而大幫兵船放洋後，風色順利，一晝夜即抵鹿仔港，此時，天后助順，殲此兇鋒，該匪等踉蹌竄駛，賊膽已破，看來事機順利，蔡逆必可指日成擒。⁷⁸

台海洋面除了颶風侵擾外，尚有海盜為虐，阻礙船隻運行。嘉慶年間，閩浙總督玉德襲剿海盜蔡牽，忽有颶風相助，擊碎匪船二餘艘，淹斃盜匪千餘名，但官船卻行駛順利，只消一天的時間，便從廈門抵達鹿港。

乾隆丁巳翰林周鎰，奉命冊立琉球國王，行至海中颶風起，飄至黑套中，水色正黑，日月晦冥，相傳入黑洋從無生還者，舟子主人正共悲泣，忽見水面紅燈萬點，舟人狂喜，俯伏於艙呼曰，生矣娘娘至矣，果有高髻而金鑲者，甚美麗，指揮空中，隨即風住，似有人曳舟而行聲隆隆，俄頃遂出黑洋，奏請建天妃神廟，天子嘉其效順之靈，遂允所請，事見乾隆二十二年邸報。⁷⁹

清朝時期，使船往來琉球至中國東南沿岸，是另一條重要海運管道。常常經行此段洋面的漁民口耳相傳，若在航行中不慎進入黑洋，絕無生還的機會。在乾隆年間，翰林周鎰奉命出海冊立琉球國王，當船行駛至大洋，忽遇颶風狂作，官船被風吹進黑洋。就在舉船皆告絕望之際，海面忽然出現無數紅燈，船上的人見著莫不欣喜若狂，知是天后顯靈現身相助，且隱約中似乎有一鼓力量拖著船隻離開黑洋，果然在不久後，船隻便平安出離黑洋。

上述資料中所提及之黑洋，乃是由赤道北上行經東南沿海的黑

⁷⁸ 《清宮諭旨檔台灣史料》，第三輯，頁 1815-1816，嘉慶十年三月十二日，字寄閩浙總督玉德

⁷⁹ 袁枚，《子不語》，卷二十四，隨園戲編，天妃神條，筆記小說大觀續編第九輯，頁 5650-5651

潮。當時船隻並沒有安裝現代化的機械動力，一入黑潮，船隻便很容易被由南而北的洋流順勢帶走，偏離航道，在茫茫大海裏漂流，不知所蹤。可見船隻在海中行駛，除了要躲避季節性的颶風外，又有誤入洋流之危險。所以說，海運著時不易！

臣等奉命差往琉球，於到閩日遵照舊章，迎請天后、尚書、拿工各行像在船保護，詔敕於五年六月十九日舟抵球界之姑米外洋，連日因風信未順，水深不能下碇，是日適值暴期，斷虹現於東北，午後烏雲陡起，海色如墨一舟皆驚，臣等謹焚香默禱天后、尚書、拿工，並本船所供蘇神各神前，入夜黑雲四散，仰見星光闔舟額慶，又於十一月初十日，自求返棹放洋，是夕，復遇暴風、巨浪山立，越過船頭，船身幾沒，復觸礁沙勢極危險，臣等復於神前虔禱，化險為平，此皆仰賴聖主洪福，而來往保護，詔書龍節亦資神力。⁸⁰

大洋海域詭譎多變，除了突起的颶風，強而有力的暗流和海盜的侵襲外，深海中數不清暗礁，也是海運另一個不安定的因素。趙新於同治年間奉派出使琉球，由福建出發行駛至琉球外海時，忽然天空烏雲密布，眼見即有狂風暴雨來襲，舉船驚懼，官員虔禱神祇，烏雲瞬間散去。又在官船由琉球回航之時，突遇風暴，海面陡起巨浪如山，淹沒船隻，船隻也因遭浪拍擊，觸礁欲沉，情勢危急，官員禱神後即刻風平浪息，轉危為安。官員在脫險之後，不忘「吹捧」仰仗皇帝手書庇佑、洪福默助，才能化險為夷，也上奏祈求賜予匾額、加封船上所祭拜的天后、尚書、拏公、與蘇神等神祇。

海船敬奉天妃外，有尚書、拏工二神，按尚書姓陳名文龍，福建興化人，宋咸淳五年廷試第一，官參知政事，宋史有傳，明永樂中以救護海舟，封水部尚書；拏公，閩之拏口村人，姓卜名偃，唐末書生，因晨起恍惚見二豎投蛇蝎於井，因阻止汲者自飲井水以救一鄉，因而成神。五代時即著靈異，二神亦海舟所最敬者。⁸¹

在海上航行船舟上，所祭拜神祇除天后媽祖外，尚有陳尚書與拏公等諸神，陳尚書原名陳文龍，為宋朝官員，在明朝因顯靈救護海舟故被封為水部尚書，眾人乃以此為名。而拏公名卜偃，為唐末書生，因住於拏口村，而以為名，其因救鄉民免於毒害遂封為神，屢傳靈異，而

⁸⁰ 《月摺檔》，同治六年四月，頁 197—198，趙新奏稿

⁸¹ 姚元之，《竹葉亭雜記》，卷三，（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97 年），頁 87，頁 87

受船民所敬重。此二神，生前身分一官一民，皆都無航海相關經驗，但都因生後顯靈海上，而為船民所依賴，主因中國為陸上國家，並無負責海上航運官員，所以海神難像河神一般，由治河官員所擔任，且兩者皆是福建人氏，其後為國家海上守護神，一如媽祖一樣，由民間私祀轉為官方神祇，也因屢著顯應，其地位遠超過原本的海神，甚至被誤認為海神，⁸²乃因福建山多田少，居民多販海維生，故民間流傳許多海上守護神信仰。迨清朝開始發展海運時，面對海上諸多的不安定因素，只能祈求神靈護佑，藉助民間神祇的威力。

閩省土民據云，神姓蘇名碧雲，係福建同安縣人，生於明季天啟年間，讀書樂道不求仕進，晚年移居海島，洞悉海道情形，海船均蒙指引平安，歿後於海面屢著靈異，兵商各船均祀香火，偶遭危險一經籲禱俱獲安全。⁸³

福建民眾流傳，蘇碧雲是福建同安縣人，生於明代天啟年間，喜讀書樂道，但不求仕進，晚年移居海島，對海道情形非常了解。去世後，顯靈事蹟頗著，許多商人、兵船均蒙其護佑平安歸航，且一遇危難，馬上虔禱立獲解救。

蘇神應是上述福建海神中，生前即對海運最了解的一位。除了再次說明航海對福建居民的重要性外，又可發現，古人對於海洋的不安與陌生。相傳媽祖生前常執明燈指引海上船隻歸來，長期關心航海事務，故死後封為海神，實有跡可循。然陳尚書與拏公也相繼為海上守護神，兩人生前都無航海相關經驗，但成神後海上顯靈事蹟卻屢傳，更透露出：由於人民對海洋的恐懼，故需要更多的神祇護佑。

第三節：水旱、蝗災、疾疫：災難相因，全賴神助

在清末光緒朝的神祇顯靈相關事項中，關於發生在水、旱災事例的次數就高達二百多次之多，且其中旱災就佔了一百八十四次，如此突出的災禍現象，讓我們懷疑此是否與清政權的覆亡有其相關？且蟲災、疾疫的事件也相對的增多，這與水旱災的頻傳現象是否有其關聯？面對這些民生週遭環境的天變，神祇、政府與人民三者彼此又有何特殊的因應之道？這又對彼此產生了何種互動與影響？此皆是以下所要討論的重點。

⁸² 《明清史料》，壬編，第七本，頁 616，康熙二十一年，內有「前使臣汪楫奏請諭祭海神」殘件

⁸³ 《奏摺檔》，同治六年四月，頁 43，趙新奏稿

一. 蛟龍水害

荊州水漲，係在申酉之門，兵民等知有水勢猝發，急為準備各自逃生，是以淹斃人口無多，亦無乘機搶奪之事，至二十二日，大東門等係被水壅阻，人力難開，該處有關帝廟，廟內有大銀杏樹一株忽然拔起，撞開城門，水勢隨往外洩瀉，暴漲得以消漸消遠，遠近官民皆以為關帝靈佑所致。⁸⁴

乾隆年間荊州水漲，當地士兵、民眾均預料將有大水來襲，已各自事先準備好四處避難，所以傷亡不多，也沒有發生趁機打劫擄財之事。二 二日時，大東門等已經被大水由內向外阻斷，大門無法向內開啟。此時該地關帝廟廟內有一棵大銀杏樹突然連根拔起，撞開城門，水勢才能向外宣洩，暴漲水勢漸漸消退。對這一次的事件，附近的官民多認為是關帝顯靈，遂得以化險為夷。

荊州地勢低窪又濱臨河流，每逢大雨則易有水患（請參見圖二八⁸⁵），此次大水淹漫城內，且城門緊閉又受大水衝擊，大門不能向內開啟，竟忽有大樹由內向外撞開大門，城內水勢方能宣洩。這種因地勢所造成的水災屢見不鮮。

江浙四川所屬，及江西之德興、宜黃等縣屢被水患，多係蛟發所至，臣考月令夏有伐蛟之文，其法雖不傳，然詢之野老，皆言生蛟之地冬雪不存，夏苗不長，鳥雀不集，其土色赤，其氣朝黃而暮黑，夜視之氣沖於宵，候雷雨而興，其時在夏末秋初，若於未起之前察氣觀色，掘地得之，其害可絕，請通行各省令地方官曉諭居民，留心察看，如法搜捕。得旨：且告知撫臣，於汝省試行之。⁸⁶

乾隆時期，曾有一則與水災有關的傳說。在江蘇、浙江、四川與江西的德興、宜黃等縣，常常因地勢低窪而遭遇水患，當地老一輩的長者流傳著一則避水患的方法，認為水患爆發乃因蛟龍作怪所致。而蛟龍生長、潛伏於地下，土地表面會有以下幾個特色：在冬天時，霜雪不會覆蓋，夏天時，植物不會生長，並鳥雀不會在此地聚集，且當地的土是紅色，其地氣早上為黃色，而傍晚則轉黑，在夜晚時察看，則地氣上沖於天。蛟龍平日潛伏地下，多等待雷雨暴至而起來危害，時間

⁸⁴ 《奏摺檔》，乾隆五十六年，頁 76-77

⁸⁵ 洪水成災的狀況，見：〈洪水為災〉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（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6月），甲集五十八

⁸⁶ 《清實錄，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十二輯，卷 257，頁 330，乾隆十一年正月丙申條

圖二十八：洪水為災

多發生在夏末秋初。故鄉民普遍認為只要掌握好蛟龍隱藏的確切地點，趁它仍是潛伏時，加以掘地除之（請參見圖二 九⁸⁷），往後就可以避免水災了。

此種民間流傳蛟龍為水患之害的觀念，不僅說服地方官員，且官員也上奏皇帝，希望皇帝告知全國地方大員，一同試行除蛟以弭水患，且皇帝也不斥為迷信而禁止，宣諭該省先予試行，若有效再行奏報。由此可知水患應是種普遍性的災難，由於自然地勢與無常大雨所造成的災害，在無計可施下，受到民間流傳的怪物作祟觀念影響，不論官員、皇帝都抱持姑且信之的態度。

書院主講梁先生，博物君子，出一編示予言蛟之情狀，與所以戢之之法甚詳，且核有土色之可辨，有光氣之可矚，有聲音之可聽，其鎮之也有具，其驅之也有方，循是則蛟雖暴，不難翦除矣，云蛟似蛇而四足細頸，頸有白嬰本龍屬也，其孕而成形，率在陵谷間，乃雉與蛇當春而交，精淪於地，聞雷聲則入地成卵，漸次下達於泉，積數十年氣候已足，卵大如輪，其地冬雪不存，夏苗不長，鳥雀不集，其土色赤，其氣朝黃而暮黑，星夜視之，黑氣上沖於宵，卵既成形，聞雷聲自泉間漸起而上，其地之色與氣亦漸顯而明，未起三月前，聞似秋蟬鳴，悶在手中或如醉人聲，此時蛟龍動不能飛，可以掘得，及漸上距地面三尺許，聲響漸大，不過數日，候雷雨即出，出多在夏末秋初，善識者先於冬雪時，視其地圍圓不存雪，又素無草木，復於未起二三月春夏之交，觀地之色與氣，掘至三、五尺，其卵即得，大如二斛甕，預以不潔之物、或鐵、或犬血鎮之，多備利刃剖之，其害遂絕，又蛟畏金鼓聲及火，山中久雨，夜立高竿掛一燈可以避蛟，夏月田間作金鼓聲以督農，則蛟不起，即起而作波，但疊鼓鳴鉦，多發光以拒之，水勢必退，皆得之經歷之故老，鑿鑿有據者。⁸⁸

民間耆老相傳：蛟龍似蛇，四足、細頸，乃因為雉與蛇交，而精流於地而成卵，在地下漸次長大，至數年後，日聞雷聲而漸向地面升起，約在夏末秋初時，隨著雷聲而離開地面，而要除蛟則須把握在蛟龍未飛昇之前，然在蛟龍未出地面三個月前，已可聽到其發出如秋蟬般的

⁸⁷ 民間破土殺蛟情景，見〈裂石除蛟〉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（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6月），信集五十三。

⁸⁸ 陳宏謀，〈伐蛟說〉，收入賀長齡主編《皇朝經世文編》，（台北，文海出版社，民國六十一年），第二輯，卷四十五，荒政五，頁1127。

圖二十九：裂石除蛟

叫聲，漸漸聲音越來越大，到聽似醉人聲時，此時約在冬季，可以在無雪、無草的土地下掘得幼蛟，當時蛟龍能動但並不能飛；或也可在春夏之交，將不潔之物如犬血或鐵器加以鎮壓，再用利刃加以殺剖，如此即可除蛟（請參見圖三⁸⁹）；若蛟已長成，則是以金鼓與大火，在大水暴漲之時，鳴鼓舉火則蛟必退。

在上述之蛟龍情狀也可見於前者官員的奏章中，可知關於蛟龍的傳說有相當的一致性與普遍性。且民間對除蛟有一套隨著蛟龍長成的不同階段，而有不同的對治方法，皆是希望藉由預先除蛟，而能免除水患，透過上述文人、官員的種種除蛟建議，可知民間恐懼水患之突發，也由此可知水患危害之深。

永曆之走安龍，孫可望將圖不軌，行在所有古井，壓以巨石，上書符篆，可望詢之士人，云：井有孽龍，昔張三豐鎖之於此，不可開也，可望恃有天命，強發之，水忽湧上，可望驚走，水已及可望膝，土人呼曰，此龍來朝王，王命免朝，則水退矣。可望且走且呼，連曰免朝免朝而水來益甚，且及帝居，眾又呼曰，此龍來朝萬歲，以萬歲命免朝水其退乎，遂聞之於帝，眾傳呼萬歲免朝，水應聲而退，復歸於井矣，遂更以石壓之，可望自是知天命不在也，其謀始頓息。⁹⁰

在清人筆記小說中，記載著一則有關南明永曆帝的傳說。孫可望有取代正在逃亡的永曆帝陰謀，正好在安龍當地有傳言內有鎖龍的古井，可望命土人搬開壓鎮之巨石，加以開啟，忽然大水由井中溢漫暴漲，土人云此乃龍來朝王，可望恃天命應在己，連呼免朝，但大水不為所動，待永曆帝下令大水方退，可望方息篡奪之心。在此則資料中，強調皇帝的天命具有斥退物怪的力量，並也說明蛟龍畏鐵，可由鐵鎖壓鎮。也再次證明民間普遍相信流傳：大水乃為蛟龍所興的觀念。

甘肅皋蘭縣城西六十里，何家山地方有靈湫一處，冬夏並無盈涸，就傳為神虯所潛，居民戒相汲取，從前地方官每遇旱澇祈禱輒應，後因相傳此湫若開，易致疾風雷雹，遂行封閉。乾隆五十年春夏之間多風少雨，經臣訪聞靈蹟，即率同司道各官親往虔禱取泉，澍雨立至，極為優渥，嗣以秋霖稍多復經親禱封

⁸⁹ 民間殺蛟情狀，見：〈鎮壓潛蛟〉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（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6月），辰集三

⁹⁰ 劉獻廷，《廣陽雜記》，卷一，（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97年），頁6

圖三十：鎮壓潛蛟

泉，旋即晴霽，連年雨暘時若，屢慶豐收。⁹¹

傳說甘肅皋蘭縣有靈池一處，內有神龍，因相傳靈池若開啟，易致大雨、風、雹，故平時多是封閉，而若逢甘旱，則取水祈禱，瞬間大雨立致。在此則資料裏，又在重述蛟龍居於池井，且若不加以封閉、壓鎮，則龍將益興雨水；且龍既可興水必也可除旱，故不論水旱，官民若虔禱龍神，神祇皆立禱立應。⁹²

光緒十六年七月間，正值田穀登場之際，連宵大雨，田禾概被水淹，幾無收成，徐炳文率同紳民，親詣火神廟祈禱，即雨止雲開，水旋消退，田穀始或豐收。⁹³

光緒年間廣西遭逢大水，官民前赴火神廟虔禱，頓時雨止雲開，大水消退，田穀遂得豐收。值得注意的是：在遭逢大水之時，官民竟向火神祈禱，或因蛟龍畏火，或因民間相信水火相剋之說，可知，止水求神並非僅有祈求龍神一途。

光緒四、五年洪水陡漲，進城五里許，李、張等村水高數丈，人皆升屋攀木，命在呼吸，時有巨艦數艘，原泊城西，忽自航至李村救人，數下又一船航向張村救人，下船詢之船共元有四人，...四人皆不見。⁹⁴

江西因地勢低窪，易傳水患，在光緒年間的大水災裏，李、張等村皆被大水淹沒，居民只好爬上屋頂，或是樹梢等待救援，危在旦夕，此時忽有四艘巨船，航向災區，拯救災民，迨救援完成後，船上原有駕駛四人盡皆不見，災民皆謂定是神祇顯佑現身助順。在此則資料中，我們得知神祇在水患時顯靈助佑，不僅是使天氣止雨立晴，更援助當時仍處在水患的災民，像上述資料記載，神祇甚至會現身搭救，聞聲救苦、護民，可謂無所不用其極（請參見圖三一⁹⁵），也說明了水患危害人民是至深且鉅，然水患的危害不僅在大水本身，更在之後的影

⁹¹ 《宮中檔乾隆朝奏摺》，（七十一年五月），第六十二輯，頁 610，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，福康安奏稿

⁹² 有關神龍掌管雨水的傳說，見：出石誠彥，《中國神話傳說的研究》，（東京，中央公論社，昭和 18 年 11 月），頁 91--109

⁹³ 《宮中檔光緒朝奏摺》，（六十二年六月），第六輯，頁 208，光緒十七年四月十六日，廣西巡撫馬丕瑤奏稿

⁹⁴ 《外紀檔》，光緒六年二月十五日，頁 43，江西巡撫李文敏奏稿

⁹⁵ 龍神也曾化身為老翁形象，登船後則成蛇形者。見：〈龍神附舟〉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（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 年 6 月），禮集三十八

圖三十一：龍神附舟

響。

二. 水生旱、旱生蟲

陸佃埤雅引列子魚卵之為蟲，言春魚遺子泥中，明年水及故岸，則皆化為魚，如旱乾水縮不及故岸，其子久為日暴，乃生飛蝗。故詩曰，眾維魚矣，實維豐年，附經愈支，大要為旱孽耳，然京房易傳曰，水流殺人，已水則地生蟲，豈即蝗耶。無者忽有大水之後，何於此甚似耶，證以陸氏所云，魚遺子不必春耶，水與旱必相因耶，比年之水亦百歲所未見也，早稻將熟，五月沒之晚秧始生，七月殺之，無田有廬，颶復撤之，颶之與水，再歲而四，日月有期，刻若符契，今歲即大有，既朽之溝瘠已不可起，既鬻之男女已不可贖，而又旱昂見，草未青，湖澤塵如霧，既雨，大火中，農乃于田，不知種粒處蝗所食，非稼也，人也，非膏血也，骨髓也，古之弭災者，不治蝗而治人，今之治蝗者，不在人而在神。⁹⁶

民間相傳大水之後，必有旱災，再傳蝗害。相傳魚遺卵於泥中，若逢大雨，則卵化為魚；若逢乾旱，則魚卵化為蝗蟲。而往往在大水患之後，乾旱總會相繼而來，在一水一旱之後，更易生蝗災。官員也認為「各處得有透雨之後，天氣正值炎暑，恐溼熱相蒸，⁹⁷」遂易生蝗害。⁹⁸然農民在經歷過大水之後，又遭逢旱災、蝗害，使原本貧困的生計更是雪上加霜，無怪彭泰來會有感而發：「蝗所食，非稼也，人也，非膏血也，骨髓也。」可見，水患所帶來的傷害，不僅僅只是單純的水災而已（請參見圖三 二⁹⁹）。

清河縣知縣洪槃率稱清邑，上年春夏之交，亢晴日久，魚蝦遺子化而為蛹，撲捕收挖遽難淨絕根株，查縣舊有劉猛將軍廟素著靈爽，前往竭誠祈禱，未幾大雨兼旬，蝗喃多被沉沒，禾稼全未受傷，本年入夏以來，淮陽各處幾於無處無蝗，疊經督飭搜捕發款收買，並率領紳耆詣廟誠禱，竟得殲滅無遺，現在秋

⁹⁶ 彭泰來，〈說蝗〉，收入盛康主編，《皇朝經世文編續編》，（台北，交海出版社，1972年），第三十二輯，卷四十六，荒政下，頁5027-5028

⁹⁷ 《宮中檔康熙朝奏摺》，（六十五年六月），第四輯，頁350-351，康熙五十二年閏五月二十三日，直隸巡撫趙弘燮奏稿

⁹⁸ 蝗蟲易在年平均80%相對溼度的溼熱環境中生長，見：陳正祥，《中國文化地理》，（台北，木鐸出版社，民國74年），頁52

⁹⁹ 關於水災後的賑濟慘狀，見：〈廣東水災〉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（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6月），丁集七十二

圖三十二：廣東水災

稼全登尚稱豐稔，實非初意，...農民歡忭咸稱聖諭懷柔神靈庇祐，該縣紳耆合嗣籲懇轉率奉請頒發匾額以答神庥。¹⁰⁰

光緒二十七年（1901）春夏之交，清河縣在長期的亢旱之下，發生蝗災，官員發動人民一同進行撲滅工作，但仍難以根絕。遂率同紳民虔禱於劉猛將軍廟，果立降大雨，蝗害立除（請參見圖三三¹⁰¹）。在此則資料裡，我們可發現官員也相信魚卵會孵化為蝗蟲，可見對蝗蟲的認識，不論朝野，都只是建立在傳說的基礎上，甚至民間還訛傳蝗蟲為神蟲，而不敢撲滅，¹⁰²由此可知對清朝人民而言，蝗蟲是一種既可怕又可恨的災害，故面對此種充滿「神秘」色彩的昆蟲，官民只好多仰賴神明的力量，尤其是劉猛將軍的解危。¹⁰³

自七月二十日起，一月未見雨澤，風水圍牆內松蟲漸熾，甫拏復生人力難勝，擬於蟲王廟叩禱等語，...奴才等遵查東口門外蟲王廟一處，南向隨牆廟門一座，並未鐫刻何名字跡，即稱蟲王廟，...當與本處內務府官員，即土著旗民人等詳細訪詢，僉稱此廟即鄉邑之五聖祠，緣自遠年凡遇樹株蟲生，祈禱屢應，遂傳稱為蟲王廟，...至崇祀何人，則或謂劉猛將軍，或謂八蜡神，其說不同實無可稽，復詳檢遵化州志，亦無記載。奴才等伏思蟲王就係何人既眾論不一，未敢妄為臆度，其裝束黃色龍袍王冠，或因其拱衛山林，疊著靈異，特隆服飾，用表尊崇。

¹⁰⁴

咸豐八年（1858）七月下旬，遵化州多日不雨，官員恐蟲害伺機而發，便欲赴蟲王廟叩禱平安。東門口外的蟲王廟，亦即鄉邑的五聖祠，內祀之神明，有人說是劉猛將軍，也有人說是八蜡神，詳情已不可考，只能見到鄉人為對其表示尊崇，因而神像身著黃色龍袍，頭戴王冠。上述此種不知蟲王為何者的現象，也如同世人對於劉猛將軍的身世說法紛云一樣，¹⁰⁵可見不僅清朝官民對蝗蟲不夠了解，甚至對驅蝗神祇

¹⁰⁰ 《軍機處檔，月摺包》，2755 箱，97 包，151042 號，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，漕運總督陳夔龍奏稿

¹⁰¹ 關於大雨滅蝗，見：〈悉力捕蝗〉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（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 年 6 月），丁集九十七

¹⁰² 《清代起居注冊》，咸豐朝，（台北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，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），第三十七冊，頁 22158，咸豐七年七月四日條

¹⁰³ 當然，我們不能忽略清朝政府以人力除蝗的決心，見邱麗娟，〈清代前期治蝗政策的探討〉，《史耘》，（第五期，1999 年 9 月），頁 37-48

¹⁰⁴ 《宮中檔咸豐朝奏摺》，（六十二年六月），第十九輯，頁 140-141，咸豐八年九月初二，載華奏稿

¹⁰⁵ 澤田瑞穗，〈驅蝗神〉，《東方宗教》，（第五十一號，1978 年），頁 5，6，8

圖三十三：悉力捕蝗

也是認識不清，而如此驅蝗也只能多憑「僥倖」。也就是因為驅蝗不易，故遇有神祇能對治蝗害，不論官民皆多所崇敬，予以尊榮，故多塑以人形、裝以龍袍加以祭拜，此種不論神祇出身是天神、地祇、人鬼，皆塑以人形龍袍形象，一方面可拉近人神距離，以速召神祇護佑外，也希望藉由對神祇封王，來增加神祇對人世間的責任，也方便官民對神祇顯靈的要求與掌控。

潯州府屬桂平縣城外北河建有甘王廟，神姓甘名佃，宋時象州人，家富好施性靈異，決禍福奇中，歿後鄉人設廟像祀之，…（咸豐）二年秋，有蝗入境，鄉民虔禱於廟，忽來飛鷹數百，左右翔啄，亦有被撲落河者，蝗旋淨盡，此皆神靈默相所致。

106

在神祇顯靈除蝗的例子中，除突降大雨除蝗外，更常見是異鳥啄蝗的例子，像上述咸豐年間，廣西發生的蝗災，神祇就是藉由神鷹驅蝗顯靈，另外也有烏鴉食蝗的例子，雍正年間湖廣蝗災，忽有千百隻烏鴉爭食飛蝗。¹⁰⁷而於山東所發生的蝗災，則是由夜宿於八蜡廟的山鴉，成群啄蝗，使蝗不危害。¹⁰⁸甚至也有異蟲食蝗的例子，雍正年間山東蝗災，忽有怪蟲氣不忿成群出現嚙蝗掘卵，蝗害立即消除，而事畢氣不忿也不知所蹤，¹⁰⁹這種種現象或許是說明自然界萬物相生相剋的道理（請參見圖三 四¹¹⁰）。¹¹¹另外也可從對治蝗害的角度上來思考這類問題，對於長翅飛騰、隨風移徙、成群蔽日的蝗害，清朝官民常常是在滅種上多所用心，認為蝗蟲未長成、未飛颺時，是最須把握的除蝗時機，且若又逢雨霖，則蝗不能飛，尤易著力。¹¹²可見對成群飛颺的蝗蟲，是清朝官民最頭痛的禍害，故對治此種「空中」禍害，遂只能依賴飛蟲、飛鳥相助，而對此種「空中」災害的無能為力，也呈現在對「水上」災難的無計可施，此皆因為人類在海、空交通工具發明以前，只僅是陸上生活的動物罷了，所以對於超乎能力之外的災害，只好求助神力護佑了。¹¹³

¹⁰⁶ 《明清史料》，壬編，第七本，頁 671，咸豐四年五月，禮部「為本部議覆廣西巡撫勞題」移會

¹⁰⁷ 《宮中檔雍正朝奏摺》，（六十六年十一月），第十三輯，頁 303，雍正七年六月初五日，邁柱奏稿

¹⁰⁸ 《宮中檔雍正朝奏摺》，第三輯，頁 72--73，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四日，陳世倌奏稿

¹⁰⁹ 《宮中檔雍正朝奏摺》，第三輯，頁 24--25，雍正二年八月初七日，陳世倌奏稿

¹¹⁰ 民間也利用五行生剋之道來滅蝗，見：〈捕蝗新法〉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（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 年 6 月），竹集十八

¹¹¹ 莊吉發，〈戶慶豐年〉，收入《清史拾遺》，（台北，台灣學生出版社，民國八十一年），頁 212--213

¹¹² 關於清朝除蝗政策的討論，見：邱麗娟，〈清代前期治蝗政策的探討〉，《史耘》，第五期，頁 37-41

¹¹³ 所以災難多則益形成神廟多現象，陳正祥也以驅蝗神廟的分布，來探討中國蝗災的地理分布，

圖三十四：捕蝗新法

認為蝗災多在黃河下游地區，見：陳正祥，《中國文化地理》，頁 52。此分布結果與張秀蓉的研究極為相近，見：張秀蓉，〈清乾隆年間的蝗災研究（1736--1795）〉，《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論文集》，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，民國七十八年），頁 660。所以應可推斷顯靈與災禍有密切的相關性。

奉化縣松林鄉有廟，曰康亭，神姓陳名鴻，漢延嘉中為康亭長，境內大蝗，神責己吞蝗，又欲自焚，蝗遂散滅，歿民感而祀之。…道光年間連逢大旱，兼之大疫流行，民預禱神，凡境內千餘家并無疾病，民安稻熟，二十五年七月，風雨連朝，平地水深五尺，居民惶恐求神，霎時水勢漸消，咸豐二年蝗蟲復發，民未禱祈，群蝗忽率隊飛入河中自斃。¹¹⁴

浙江省奉化縣松林鄉有康亭神廟，祀神姓陳名鴻，在漢朝時擔任康亭長。在任官時，境內適逢大蝗災，陳鴻自責吞蝗蟲以除害，且欲引火自焚，蝗害竟因此而得以消滅。陳鴻去世後，居民感念他的恩德，便立廟加以祭祀。道光年間該地連逢大旱，且大瘟疫又緊接而來，居民虔禱康廷侯庇祐，終使禾稼無傷且疾病不侵。咸豐二年（1852）蟲害復發時，人民未及禱神，蝗蟲竟全投河自盡。道光二十五年（1899）七月，又逢水災，居民又叩求神佑，果然水勢漸消。

上述資料又是官員死後為神的例子，陳鴻在漢時為地方鄉里的亭長，在清中葉後，竟神威遠佈，無論水旱災疫，立禱立應，此也可反映清末地方勢力的壯大現象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陳鴻生前以「自虐」方式感動天地，除蝗滅災的事例，此種方式具有天人感應思想背景，認為災難發生乃因主政者的道德不孚所致，但更值得注意的是：陳鴻不以退思修省，而用激烈自裁的方式表現，其目的除「自責」外，更有濃厚的「挑戰」與「威脅」的意味存在，「神明既因我德不卒而降災於民，那我若一人扛起災禍，以身相殉，則災即立除。」，所以「吞蝗」是「挑戰」蝗蟲，自扛災禍；那「自焚」則是「自責」已過，以身相殉，並「威脅」神明，立除災禍。面對一種束手無策的災難，而採取一種非實際、純精神性的因應策略，目的是「要求」另一不可知的超自然力量，在束手無策、無計可施之下，人僅有的只不過是自己生命而已，能掌控的就僅是自己的身體罷了，在山窮水盡之時，到最後也只好藉由身體，以自己生命作最後一博吧（請參見圖三五¹¹⁵）！而在這文化行為背後，我們只是看到古代中國人對蝗害的極度無能與無奈罷了！

可能是陳鴻的「虐己救民」行為奏效，或精神感動生民，此行為

¹¹⁴ 《明清史料》，壬編，第七本，頁 681，咸豐七年四月十八日，禮部「為本部議覆浙江巡撫何題」移會

¹¹⁵ 民間也有捨身以求雨的例子，見：〈捨身求雨〉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（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6月），竹集九十一

圖三十五：捨身求雨

啟發了後代「仁君」，漸成為一種君主愛民的「政治表演」：面對蝗災，唐太宗以吞食蝗蟲以代民受災，宋太宗則以自焚以受天譴，果然，蝗災立除，不僅「成全」了災民，也成全了「仁君」，此也說明了顯靈與政治的微妙關係。而蝗災的發生相繼於水、旱而來，在上述康亭神的例子中，敘述了接連旱災之後，乃出現了疾疫流行，也就是說：水、旱、蟲、疫種種災禍，有相連與相因的現象。

三．龍魚顯靈

龍神靈應顯著，請旨敕加封號，並懇御書扁額，以昭庥貺，而順輿情，仰祈聖鑑事。竊江西兵災之後，各府縣或稱某神保護危城，或稱某神驅除巨寇，紛紛詳情秉懇恩施，臣覈其事涉渺茫，情近蹈瀆，多予批駁。茲查南康府安義縣北三十里之高山間有聖水堂，即龍神祠，祠前之湫水深莫測，春夏不溢，秋冬不涸，相傳其下與鄱湖通，湫之神魚，四足修尾，是為龍之化身，平日常伏不動，每遇大旱地方官潔淨致祭，則魚自浮出，迎取至城禱雨立應，其事載在該府縣志書。同治五年五、六月間，天氣亢旱，臣率同文武遍禱群神。迄無感應，人心為之惶動。因委員前往安義縣迎取神魚，于七月初一日至省，即召風雲隨之而來，甫經入城，大雨為注，次日亦綿延不絕，晚稻及時補種，不至成災，...近者自五月初五，六月初四，旬未及透雨，其亢旱情形幾與五年相同，復委員迎取神魚，於六月十一日到省，是日急降大雨數陣，十二、十三連日大雨，四野霑足。

116

江西巡撫劉坤一奏報龍神靈應顯著，請旨賜匾並敕加封號，來彰顯神祇之功，且安撫民眾輿論。因為自從江西發生戰爭之後，各地常有某神明助順的奏報呈上，原本劉坤一以為此事太渺茫，可能性太低，便一一駁回。但劉坤一後來發現在府縣志書上有一則關於龍神的記載：南康府安義縣北三十里之高山上有一間聖水堂，即龍神祠。神祠前的池子水深莫測，但春夏水勢不會外洩，秋冬亦不致乾涸，相傳此乃因其下方與鄱陽湖相通。池裡有四足沒有尾巴的神魚，傳為龍神的化身，平常潛伏不動，每遇大旱，地方官沐浴潔淨後，前往祭祀，則神魚自會浮出，將之迎進城，每遇亢旱，禱雨立應（請參見圖三六¹¹⁷）。

¹¹⁶ 《軍機處檔，月摺包》，2766箱，69包，108736號，同治十年七月二十日，江西巡撫劉坤一奏稿

¹¹⁷ 民間相信龍潭有龍魚會致雨，甚至於乾旱時會主動去龍潭捕龍魚以祈雨。見：〈赴潭搶龍〉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（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6月），匏集四

圖三十六：赴潭搶龍

同治五年（1866）天氣亢旱，劉坤一率同文武官員遍禱諸神求雨，皆沒有回應。於是半信半疑的命令委員前往安義縣，在迎取神魚至省城後，風雨立即隨之而來，次日情形亦是如是，以致乾旱立除，稻苗得以如期開耕。近年來又傳亢旱，災情與五年前如出一轍，也是賴委員迎取神魚至此，旱象才獲解除。

原本不相信神祇顯靈的劉坤一，將地方官上報的災後顯靈賜封事件，一一加以駁回，直到他親眼目睹神蹟後，方才相信真有神祇顯靈護佑之事。由上述例子，我們相信上奏顯靈事件的地方官員，一定有不少人經歷過像劉坤一一樣的心理歷程者，傳統士人多受儒家教育，對怪力亂神之事並不強調，甚至採保留、批判態度，若非親眼見聞（且不止一次），是很難相信真有神靈之事，所以從劉氏之例，我們得知對官員上奏靈異之事，切不可忽略官員本身的學養出身，而將其奏報一概視為迷信無稽之談。一群歷經寒窗苦讀與官場歷練的國家菁英，在上奏這些「怪力亂神」的靈異事件，我們很難想像他們對這些神蹟顯化是無動於衷，甚至是不曾懷疑而完全相信的，若非真有一些親身經歷，他們豈會將一些功勞，平白上奏皇帝送給那些不可知的神祇，並祈求皇帝定要加封賜匾給神祇，在這些看似「怪力亂神」的奏摺背後，定有著官員在束手無策時，經由神祇的顯靈瞬間轉危為安的事件，定是那種歷劫歸來的感激與不可思議的經歷，鼓舞著官員上奏、且歌誦著神祇的偉大。

更要強調的是：迎取神魚是劉氏在遍禱諸神無效後，才作的決定。並且此舉也非劉氏親自前迎，也可見劉氏起初的態度，所以可知此神蹟定對他心靈造成莫大的衝擊。另外在止旱降雨的顯靈奏報中，迎取神魚是屢見的事例。相傳神魚是龍神的化身，而龍神又是興風掌雨之神，故迎祭神魚即為祈求龍神，自然易致甘霖。且池水終年不乾，須待官員潔淨虔祈後神魚才會出現，如此更增加神魚、神池的神祕性與神聖性。

貴溪縣南仙源鄉與龍虎山毗連之白印山，離百里上有三井，一井在絕頂人跡罕到，名為聖井潭，世傳有龍居之，投以金鐵重物則浮，楮帛輕物則沉，受之則泛，果實以酬，若不精潔，盤施而出水，黝黑中產有異魚，金鱗四足，赤目修身，平日常伏不動，每遇大旱，地方官潔淨致祭則浮波而出，恭迎龍神至城禱雨輒應，...道光十五年旱災，該前縣虔誠祈禱，大雨七日；同治二年又遇亢陽，赴迎至城，雨輒隨至；越上年七八等月，亢旱為災，溝澮皆涸，人心為之惶動，復經該縣八月十五日迎

神至城，率眾虔禱，甘霖疊沛¹¹⁸。

貴溪縣附近之白印山上，在人跡罕至之處有一口聖井潭，且潭水神異，遇重物則浮、輕物則沉，若以不乾淨的果實投潭祭祀，果實則會流出棄之。相傳潭底有神魚居住，潭中神魚為金鱗、四隻腳、體型修長和有紅色的眼睛，平時不動但逢官員潔淨虔誠祈請，則會浮出水面，待迎神魚至城，往往甘霖隨至。龍潭內有神魚聖物，是處聖地，而聖地往往具有靈異、超越、潔淨與恆常等特色，龍潭多在隱蔽的高山上，高山隆起於地面，易與天界相通，不僅龍魚易於飛昇，也易興風召雨，龍潭隱蔽人跡罕至，又位於高山上，更突顯其神聖、超越特色，且潭水不因季節而改變，長年不涸，又遇重物則浮、輕物則沉，不受不潔供物，此特異現象除證其靈異、聖潔外，更有不變恆常特色，水位不減、穩定更說明其水性堅強，同類相感故易致風雨；其只接受官員迎取，此階級性一方面保持聖地的潔淨與神異，也確定了龍潭信仰的神聖與超越。

龍潭神為怪物，為山林、川谷、丘陵神，且四海已有龍王，若一潭偶有靈應即為神，古禮難免黷亂，且龍非天、地、人神之例¹¹⁹。

上述者為乾隆 一年（1746）皇帝反對官員奏請加封龍潭神的事例，皇帝認為龍魚非龍是種怪物，不符天神、地祇、人鬼的祭祀規範，而加以駁斥官員奏請。此可確立政治階級不僅規範了民眾的祭祀行為，也規定了神祇的神異性。

鄭大進奏豫省東北各屬尚未普霑渥澤，且傳諭問其齎奏之人，據稱自十六日在開封起身一路到京，並未遇雨，見豫省及直隸西南各屬盼澤尤為亟切，朕心益深廬念，周元理、鄭大進雖稱現俱虔誠祈禱，諒不過照例於城隍廟、龍神廟各處，致禱日久禮煩，所謂再三瀆，瀆則不告，轉恐未必有益，因思豫省嵩山向有龍潭，何不令榮桂前往潔誠禱祀請水，或可期靈應即直隸如房山、恆山亦有龍潭，並著周元理派委司道大員前往虔祈請水，以冀速霑甘霖，庶可使趕種晚禾以甦民困¹²⁰。

¹¹⁸ 《軍機處檔，月摺檔》，2722 箱 24 包，125436 號，光緒十年二月三日，潘霽奏稿。

¹¹⁹ 《清實錄，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十二輯，卷 276，頁 607，乾隆十一年十月丁卯條

¹²⁰ 《清實錄，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二十二輯，卷 1057，頁 126，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己卯條

乾隆四三年(1778)的大旱，改變了龍潭神的命運。一連串的祈禱，終未能召得甘霖，且官員多只是向政府認可的城隍廟、龍神廟禱雨，皇帝恐屢次祈請同樣神祇，招致神祇厭煩，對祈雨不利，故指示官員應嘗試向龍潭神祈雨，以利速降甘霖。皇帝希冀速降甘霖，因為農事有其時間性與緊迫性，加上缺雨影響國計民生甚鉅，在這緊迫的壓力下，皇帝改變了承平時期的決議，命令官員速向龍潭神請水求雨（請參見圖三七¹²¹），且還主動告知了數處靈異龍潭，可見皇帝的用心與誠意，也更突顯對旱災的無措，另外也說明龍潭信仰，也包括了神水崇拜。

同治六年晉省雨澤愆期，曾於竇侯廟、聖母廟祈禱輒應，經前撫官趙長麟奏蒙敕加封號，並御書匾額，...今歲入夏雨澤稀少，漸形亢旱，農民望澤甚殷，臣恭率司道等，在省城設壇祈禱，並派員分赴太原縣晉祈之聖母、水母各廟乞取神水，分供各壇，並於陽曲泃石口、竇侯廟祈禱施即甘霖疊沛¹²²。

不僅迎神魚可召致甘霖，迎神水也可祈雨立應，同治年間山西亢旱，官員不僅設壇求雨，也分赴神廟求雨，並迎神水於神壇祈雨，果立得甘霖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：迎神水以求甘霖，具有同類相感的巫術作用，並民間奉祀水母神，更說明官民視水為陰類，故應為女神所掌管的觀念。

豫省被旱地方甚廣，現以節過夏至，尚未得有透雨，朕宵旰焦憂，實屬無法，唯有虔心默禱以冀速沛甘霖，畢沅身為該省巡輔，自必益切焦急，不肯諉為天災流行無法可救，然徒急無益，或應各處訪求延請異人術士設法祈禳，...自仲春至今，督率文武官凡郊壇山澤，以及神祠佛寺在在虔誠籲請，幾於靡神不舉，他如春秋繁錄，即諸史志中，載有祈雨各術，擇其近理可行者，並仿照舉行¹²³。

又是皇帝遭遇旱災緊張擔憂、手足無措的例子。乾隆五年（1785）河南省亢旱，皇帝此次表現急切求雨的企圖心，除了指示官員速找現今求雨異能術士，不妨也多方嘗試各種古往今來可行的祈雨方式，反

¹²¹ 關於龍神掌管雨水事宜者，見：〈求雨誌奇〉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（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6月），木集五十一

¹²² 《軍機處檔，月摺檔》，2745箱，106包，117192號，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，山西巡撫鮑源深奏稿

¹²³ 《清實錄，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二十四輯，卷1231，頁525-526，乾隆五十年五月丙子條

圖三十七：求雨誌奇

正無論如何定要立召大雨，以解旱象。也在此種緊張態度下，有關祈雨的方式眾多，能興風助雨的神祇也是眾多（請參見圖三八¹²⁴）。

道光十二年夏間抵任，適值雨暘愆期，大田若旱，節經率屬祈禱未沛甘霖。同考郡邑志乘，吳縣境內距城七十里之鄧尉山麓有光福寺，創建於梁之大同，再建於唐之咸通，宋康定元年大旱不堪，忽有觀音大士銅像，於泥淖中湧出，供奉寺內即得大雨。...上年亢旱尤甚，即時伏迎神像入城。連旬祈禱，夏末秋初豐霑闔澤¹²⁵。

道光年間江蘇亢旱，林則徐迎請光福寺觀音神像入城，果立召甘霖。神像在宋代大旱時節忽於泥沼中湧出現身，且供奉後果得甘霖，因其於非常時間下出現，如同龍潭神魚於亢旱時浮出一般，官民認為其應有降雨神力，果立禱立應。也又可見神像如同神魚、神水，同神祇化身一般，具有異常感召能力，一至省城立召甘霖。

四. 外人致旱

覺生寺祈雨設壇之所，俗稱九龍岡，禱雨輒應，上年總管內務府大臣，茂林與其兄慶林，佔此官地營葬，傳聞堰斷龍脈，本年異地設壇，以致祈禱無靈，請旨飭查¹²⁶。

光緒四、五兩年發生大旱災，不僅直隸亢旱，也擴及河南、陝西、山西、江蘇、甘肅、山東等處，皇帝遂在宮內減膳齋戒求雨，但竟發現皇宮祈雨之處覺生寺壇地慘遭出賣，並被堰斷龍脈以致祈雨不驗之事，此也說明清朝政府對祈雨神廟的重視，其營建於龍脈之上，正如同在龍潭一般，終年有水，遂易召致風雨。

光緒四年間，山西甯武府，解州暨虔鄉、陽高、汾西等縣，或雨澤愆期，或陡生吁坊，經該府州縣分赴各廟虔誠祈禱，仰賴神靈默佑或甘霖豐沛¹²⁷。

¹²⁴ 民間甚至認為者只要成龍形者皆可致雨。見：〈蕉龍致雨〉，《點石齋畫報》，（廣州市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6月），子集六十六

¹²⁵ 《奏摺檔》，道光十六年六月，頁143，江蘇巡撫林則徐奏稿

¹²⁶ 《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》，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第四輯，頁81，光緒四年三月一日，御史余上華奏稿

¹²⁷ 《清代起居注冊》，光緒朝，第十一冊，（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），頁6047，光緒五年六月十七日，曾國荃上奏

圖三十八：焦龍致雨

光緒四、五年，中國華北發生大旱災，造成朝野的恐慌，山西官員率眾祈禱神祇，旱象乃稍解除，在此則資料裡我們又看到旱、蟲災難相因現象，而值得注意的是：此次奏請加封神祇，竟有六位之多，由於長達兩年大旱災的侵襲，官員束手無策只好遍禱神祇，不僅是山西，各處災區多出現靡神不拜的現象，或許是亢旱太過猛烈，官員異常急切，此多求神祇只望靈異的現象竟成一股風氣，也直接衝擊搖搖欲墜的清朝政治命脈。

奏為天象示警人言浮動，請旨撤銷同文館，以彌天變而順人心，杜亂萌而端風教，...今年自春及夏，久旱不雨，屢見陰霾蔽天，御河之水源竭，都中之疫癘行，本月初十日，大風晝晦兩時之久，此非尋常之災異也，...延聘西人在館教習，此尤大傷風教，夫洋人之與中國敵國也，世讎也，天地神明所震怒，忠臣烈士所痛心。¹²⁸

同治年間，直隸亢旱，官員認為此是因為政府實施新政，成立同文館，大量聘用外國人所導致的天怒。這個論點有傳統天人感應的思想背景，認為災異與政治有密切相關，且神明的震怒具有民族主義的性格，仇視自鴉片戰爭以來，即不斷欺壓中國的西洋人。這種普遍潛伏在中國官民心中的看法，終於在光緒朝被引爆。

奏為畿輔旱象漸成，糧價日貴，亟宜豫籌接濟，以裕民食，而固根本事，竊為民為邦本食為民天，況京師根本重地，上年雨水為災，蒙皇上發倉賑糶，所謂恩至而仁盡矣，然而災民殘喘未蘇，本年又成旱象，米價日貴銀價日微。富者日即於貧，貧者漸趨於盡，縱有各處粥廠極貧者可以得食矣，而始貧、次貧者不至焉，縱有三局平糶，南城之民可以就糶矣，而東西北三城之民多遺焉，若不早籌接濟，誠恐始貧、次貧者皆化為極貧。¹²⁹

光緒 年（1884），直隸繼水災之後又告旱災，導致物價高漲，民不聊生。一連串的天災，使得直隸居民不論貧富，生計均皆告急，只能仰賴政府接濟。此種災難頻傳的現象，在光緒朝屢見不鮮。根據【表三】：清朝神祇顯靈事件分類表，光緒朝旱災有 186 則，水災有 46 則，蟲災有 17 則，疾疫有 12 則，其數量都是歷朝該項災異的第一位。其

¹²⁸ 《月摺檔》，同治六年五月，頁 189，遇缺即選直隸知州楊廷熙奏稿

¹²⁹ 《軍機處檔，月摺包》，2722 箱，29 包，127001 號，光緒十年五月十五日，稽查彈壓清河粥廠通政使司參議廷茂奏稿

中光緒年間旱災事例的繁多，尤其值得重視。自光緒四年（1878）以來，曾國荃為求雨成功，遍禱山西境內各「靈驗」神明的例子之後，清朝官員在面對諸多天災，無力解決下，紛紛加以模仿，只要靈驗就去祈求，因為只要祈求就有一絲希望，只要有所改善就得祀謝神明。如此，也說明每逢災難頻傳，神祇顯靈就也有相應增多的現象。這種靡神不舉的風氣，面對一連串的災難，清朝政府也在只求神靈庇祐、問題解除的心態下，做了一個驚天動地的大決定。

義和團在天津各處，遍貼匿名揭帖，其詞曰：「神助拳，義和團，只因鬼子鬧中原，勸奉教，乃霸天，不敬神佛忘祖先，男無倫，女鮮節，鬼子不是人所生，如不信，仔細看，鬼子眼睛都發藍，不下雨，地發乾，全是教堂止助天，神爺怒，仙爺煩，伊等下山把道傳，非是謠，非白蓮，口頭咒語學真言，升黃表，焚香煙，請來各等眾神仙，神出洞，仙下山，扶助人間把拳玩。」

130

在光緒朝全國普遍性的旱災，義和團教民認為此乃因為中國境內有太多的外國教堂，而導致神明震怒所致。所以，為今之計，只有仰賴義和團號召天上各洞各府的神明，一同降臨人間來幫助清政府清除洋禍，也弭除旱災。

這種觀念，不但反映出清末仇外的民族因素外，更重要的是，清朝政府竟去祈求原本官方所鎮壓的淫祠，來作為鞏固政權的手段。我們在理解這段歷史的同時，除了用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理解之外，更要注意光緒朝以來政府只求靈應，靡神不拜的趨勢。綜上所述，清朝的神祇顯靈與災難的發生有共生的微妙關係，而不論是河工問題、水旱蟲疫、都是自然力量的變動引發的災難，甚至戰爭的發生也有天候變化所激發的民生窮困背景，這一連串的自然變化都非傳統中國官民所能掌控與克服，故只能祈求神祇相助，此則突顯了面對自然力量時人力的微薄，然面對此自然的無情變化，然弔詭的是：神祇顯靈也多以自然力來化解！

¹³⁰ 佐原篤介，《拳亂紀聞》，收入《義和團文獻彙編》，第一輯，（台北，鼎文書局，民國六十二年），頁 112

